

第一章 舊病復發

許荏苒坐在芳療館的貴賓室裡，手裡拿著電視遙控器，百無聊賴的轉臺。

有人輕輕叩門，她回了聲「請進」，可是進來的卻不是她等的人，而是芳療館的老闆張月。

「替妳送一杯現榨的果汁。」張月舉著手中的高腳玻璃杯，笑容可掬，帶著幾分討好。

「謝謝，剛才她們已經替我泡了茶。」許荏苒笑著指了指身邊茶几上的一壺碧螺春。

張月當然知道早就有芳療師替她準備了茶，只不過是想藉著送果汁來和她套套交情。企業家許一山的女兒，電視臺主持人，是她需要長期搞好關係的重要客戶。兩人寒暄時，電視正好在重播昨晚「你聽我說」的節目。

目前兩個節目非常紅，一個是情感節目「你聽我說」，一個是美食節目「舌尖上的S市」。

情感節目挺多的，「你聽我說」的不同之處在於主持人和嘉賓都戴著面具，也因為看不清真面目，大家格外放得開，都很敢說，經常會有一些不可理喻的極品嘉賓爆出匪夷所思的奇葩事蹟，比那些狗血肥皂劇還精彩，所以收視率一直不錯。現在鏡頭帶到的男嘉賓正在講述他周旋於老婆和小三之間的「苦衷」，滿嘴歪理，讓人聽了真想把他揪起來暴打一頓，主持人飛魚雖然妙語如珠不斷反駁他的觀點，可惜卻一直刺不中要害。

許荏苒看得心頭火起，皺著眉頭換了臺。

張月很會察言觀色，馬上吐槽道：「飛魚太溫柔了，還是以前那個主持人好，說話犀利直接，聽了就痛快。」

許荏苒贊同的點點頭。

張月又道：「我記得她的身材超好，就不知道長得怎麼樣。」

許荏苒很認真的回道：「長得比我漂亮。」

張月望著許荏苒美若天仙的臉，有點不大相信。

「舌尖上的S市」之所以紅，觀眾不光是看美食，也是看美女，主持人許荏苒長著一張高清電視下三百六十度無死角的美麗面孔，是啃豬蹄都能儀態萬方地啃出仙女味道的大美人。

張月正想多打聽那位主持人，卻聽到敲門聲傳來。

許荏苒轉頭一看，正是她等了許久的琥珀，嫣然一笑，從沙發上起身。

「不好意思，路上塞車。」

一道清脆的聲音從門口傳來，等聲音的主人走進來，張月不禁呆了一下，剛剛她還不相信有人能比許荏苒更漂亮，但她馬上就看見了一個。

琥珀對張月點頭微笑，「妳好。」

張月回過神來，忙道：「兩位請稍等，我去叫芳療師過來。」

許荏苒關上門，笑吟吟的道：「剛才她還提到妳呢，看來妳的毒舌風格很討喜啊，辭職這麼久還有人記得。」琥珀不愧是姓虎，發起威來可是讓人招架不住呢！

「那個節目可真是負面垃圾桶，差點讓我對愛情絕望。」琥珀揉著胸口，做了個鬼臉，「再不辭職，我肯定要被氣得乳腺增生。」

「妳去醫院，醫生怎麼說？」

琥珀鬱悶的聳聳肩，「檢查結果一切正常。」

「我就說妳一切正常，妳非要說妳有病。」

「我真的有病啊！」琥珀一副恨不得掏心掏肺以證清白的表情。

許荏苒翻了個白眼，還是不信。

「真的，我最近容易口渴、燥熱，睡眠品質也很差。」

許荏苒調侃道：「這不是病，是更年期的症狀。」

「胡說，我才二十五。」琥珀撩起衣服，露出腰肢，「妳看，我的肚臍變粉色了，去年也是這樣，一變顏色我就開始對男人的氣味變得敏感，基本上，我從距離一公尺遠的地方就可以分辨出不同人的體味。」

許荏苒嫉妒地看著她的肚皮，白得晃瞎人眼，細得好似能一把握住，而且肚臍沒有色素沉澱，是淡粉色，這叫有病？呵呵，這是要氣死別人的病。

她沒好氣的道：「切，肚臍眼變粉色也算有病？我聽說男人的那裡也有粉色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也要去看醫生？」

琥珀放下衣服，噗哧一聲笑了，「請妳注意妳的青春玉女形象，好嗎？」

許荏苒白了她一眼，「妳不要再為妳去年夏天的渣行為洗白了，就算有病，也是始亂終棄的病。」

琥珀無奈苦笑，百口莫辯。

去年夏天，她的確也有一段時間感到燥熱口渴、睡得不好，她當時並未太在意，只當作是工作太累、壓力太大的緣故，但詭異的是，不久後她發現自己竟然能分辨出不同男性的體味，她因此瘋狂迷戀上某個男人的味道，繼而對他展開了喪心病狂的追求。

不可思議的是，夏天一過，她所有的奇葩症狀竟然全部消失，唯一沒有消失的是……那個被她瘋狂追求的男人。如果不是這個人千真萬確的存在，她幾乎要以為自己是作了一場荒誕的春夢。

本來以為這只是去年夏天的一個例外，誰知今年一入夏，她那個奇葩的病症又有捲土重來的徵兆，肚臍變粉、口渴、燥熱，大老遠都能嗅出雄性荷爾蒙的氣息，嚇得她開的民宿都不敢收男房客。

這件事說出去沒人相信，就連許荏苒這個她相交十年的好友都不信，她揉著眉心，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才好。

這時，兩位芳療師敲門走了進來。

許荏苒說：「妳不是睡不好嗎？讓芳療師替妳做個精油保養按摩。」

琥珀搖搖頭，「我不習慣裸著身體被人揉來揉去，像在搓麵條還是醃臘肉似的。」

許荏苒笑得直不起腰，「那妳帶點精油回去好了，放到薰香燈裡效果也不錯。」

「好啊，我要舒緩情緒、有助於睡眠的精油。」

芳療師替琥珀拿來三瓶精油，分別是薰衣草、洋甘菊和玫瑰。

許荏苒留下來繼續做芳療，琥珀則帶著薰香燈和精油先離開了，到路邊攔計程車。

七月的驕陽火辣辣的烤著地面，大街上到處都是衣著單薄的男性，空氣中瀰漫著不同味道的男性荷爾蒙氣息，不同的人走過她身邊時，各種體味她分辨得清清楚楚，可惜沒人相信。

「舊病復發」已經夠讓她鬱悶的了，偏偏回到了民宿，又遇到雪上加霜的事情。負責客房清潔的明姊要辭職，說老公在工地摔斷了腿，必須回去照顧他，琥珀也不好強人所難，替她結算了薪水，送她離開，隨即她立刻上樓，準備上網刊登徵人啟事。

民宿一共有三層樓，除了一樓、二樓各有一間房作為員工宿舍，其餘的都是客房，至於三樓東側的房間，是民宿最好的一間套房，她自己住，三樓西側的露臺則是用來晾衣服床單。

民宿雖然不大，庭院小巧精緻，從房間推窗瞭望，湖光山色盡收眼底，由於位置絕佳，乾淨漂亮，她去年一看到轉讓的資訊，便毫不猶豫的接手。

上了三樓，琥珀打開房門，把精油擺放在浴室的櫃子裡，標籤朝外，並列一排，中間留下少許且一致的空隙。

浴室裡橫杆上的毛巾也是整齊齊齊、方方正正，中間留的空隙也是一般大小。客廳就不必說了，所有東西都要擺放得整齊齊齊、規規整整，連衛生紙盒裡的衛生紙都保持一個很順服的姿勢，絕對不會張牙舞爪的站著。

強迫症就是這樣，追求完美。

琥珀打開電腦，在徵才網站上刊登招聘啟事，條件相當優渥，薪資水準高於平均值，刊登完後，她忍不住打了個哈欠。

為了掛知名老中醫看她的「奇詭病症」，她五點鐘就起床去排隊，折騰了一上午，花了不少錢，檢查結果是一切正常，她也不知道該高興還是不高興。

琥珀覺得很暈，先去洗了個澡，然後擰開薰衣草精油的瓶子，按照芳療師說的方法滴了幾滴在薰香燈裡，淡淡的香氣氤氳在整個房間，也不知是太累，還是精油的效果，反正這一個午覺睡得香甜無比，醒來已是傍晚時分。

窗外落日熔金，晚霞映得半壁天空好似一幅油畫，房間裡的風景也不遑多讓，穿衣鏡裡映著一個嬌豔若花、肌膚勝雪的美麗少女，看上去只有十八歲，皮膚好到連毛孔都看不見，眉黛唇嫣，完全不用任何化妝品，身材更是凹凸有致，堪稱完美。

擁有這樣的面孔和身材本該高興才是，可是琥珀盯著自己的小腹，卻是一臉鬱悶。

她天生皮膚白，腹部很少曬到太陽，更是淨白如雪，導致肚臍的顏色看起來非常明顯的和周圍膚色不同，不是她出現幻覺，也不是眼睛出了問題，的確確是粉色，而且她非常肯定今天的顏色又比前幾天略微加深了。

無從解釋的怪毛病，既然去醫院也檢查不出個所以然，只能期待像去年那樣自己好了。

琥珀換了衣服下樓，問負責接待客人的小米有沒有人投履歷。

小米撇撇嘴回道：「只有三個人投履歷，我打電話跟他們聯絡，可是他們一聽是民宿就掛電話了。」

怎麼現在要請個人這麼困難？琥珀心一急，就開始臉紅燥熱、心跳加快，這症狀還真有點像更年期。

她從小米的桌上拿了把扇子，又找來紙筆打算寫個徵人啟事貼在門外。

她右手搖著扇子，呼呼啦啦搨得瀏海跟著風起雲湧，左手拿著一枝簽字筆，在一張 A4 紙上龍飛鳳舞的寫著字。

小米覺得老闆這造型十分孫二娘，不過孫二娘絕對沒她好看，而且孫二娘絕對不會左手也能寫字，字還寫得那麼漂亮。

包吃包住幾個大字充滿一股濃濃的包養氣息，好不霸氣。

民宿門口掛有一塊黑板，隨時更新民宿的住房資訊，一般都會寫剩餘客房幾間、房價多少，便於路過的遊客了解民宿的情況。

琥珀把徵人啟事貼到黑板上後，扭頭對小米說：「小米，我晚上不回來住，有事打手機給我。」

小米的心都碎了，生意冷清，員工辭職，老闆您居然還有心情出去玩耍，這間民宿您還在乎嗎？

S 城是個山明水秀的旅遊城市，城郊的煙雲山風光如畫，還有個滑雪場，即便是冬天，也是遊人如織。每到夏天，山腳下的珍珠湖萬頃碧波，十里紅蓮，景色美不勝收。所以，湖邊的酒店和民宿幾乎家家爆滿，唯一不滿的，大概只有他們這一間「水邊的阿狄麗娜」，因為琥珀前幾天突然告訴小米，民宿只接女遊客，不收男客。

旅遊旺季放著好端端的生意不做，突然放出這麼奇怪的規定是個什麼鬼？小米實在忍不住，斗膽問道：「老闆，咱們民宿幹麼不收男遊客啊？」

這句話真是問到了琥珀的痛處，她總不能說夏天到了她的毛病又犯了，嗅覺像緝毒犬一樣靈敏，萬一今年要是迷戀上來住宿的某位男遊客怎麼辦？

她默然片刻，摸著下巴假裝淡定的道：「我想過一下有錢任性的日子。」

小米當下只能無言以對。

琥珀離開民宿後，先到街角的花店去買花。

老闆和她很熟，一聽是送人的，立刻精心替她包裝好，還用金粉色緞帶繫了一個大大的蝴蝶結。

「謝謝老闆，錢給你。」琥珀笑吟吟的接過，目光落到那個蝴蝶結上，心裡像是被小貓爪撓了一下，蝴蝶結一邊大一邊小，兩根帶子還一長一短。

她抱著玫瑰花束在門口攔了輛計程車，坐上車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緞帶解開重新繫，保持蝴蝶結兩邊一樣大小，兩條緞帶一樣長。

沒多久，計程車停在金玉山莊門口，她付了錢後下了車。

這裡是她姑父傅謹言和姑姑虎湘的居處。

十四歲那年，她父母車禍離世，她被姑姑帶到傅家撫養，在金玉山莊住了十年，

直到去年才搬到「水邊的阿狄麗娜」。

華燈初上，大門口進進出出不少人。

長髮飄飄，裙裾飛揚的美麗少女，懷裡抱著三十朵火辣辣的紅玫瑰，人美花嬌，引得路人紛紛側目，幾乎看直了眼。

走到傅家門外，琥珀聞見一股油香，以為是姑姑已經下班回來在做飯，等她拿出鑰匙開門，見到的卻是難得在家吃晚飯的姑父。

「姑父，您今天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？」

傅謹言兩手麵粉，眉梢上掛著一抹白，正色說：「今天是跟妳姑姑結婚三十週年紀念日，不早點回來獻殷勤還不是等著找死！」

琥珀笑問：「那你買花了沒有？」

去年姑父忙起來忘了買花給姑姑，姑姑整整抱怨了兩個月，琥珀特地幫他準備了一束帶過來，萬一他真的忘了，就把這束讓他拿去借花獻佛。

「今年我可不敢忘，一大早就讓花店送了一束百合到妳姑姑的辦公室。」傅謹言說了幾句，趕緊又回到廚房繼續忙。

琥珀找了個花瓶，把玫瑰花插好之後，也去廚房幫忙。

鍋裡熱油翻滾，傅謹言把炸好的肉丸撈起來，瀝了瀝油，放到盤子裡，十幾個圓滾滾的大肉丸呈現誘人的金黃色，不過有三個炸的顏色有點黑，因為剛才和琥珀說話，耽誤了一小會兒，起鍋有點晚。

琥珀看著那三個顏色不同的丸子，有些糾結，最後還是忍不住拿筷子夾了出來，另外放到一個小碗裡。

見狀，傅謹言笑了。

琥珀當然知道姑父在笑什麼，臉蛋一紅，不好意思的也跟著笑。沒辦法，強迫症就是這樣。

沒多久虎湘抱著一大束香水百合回來了。

琥珀接過她手裡的花，撒嬌道：「好浪漫啊，單身狗羨慕死了。」

虎湘笑著捏她的臉，「那妳還不趕緊找個男朋友。」

琥珀做了個鬼臉，「沒人追。」

虎湘才不相信，「少騙我。從小到大，傅韶不知道替妳打跑多少桃花。」說起兒子，她又啞道：「沒心沒肺的傢伙，一天到晚不在家。我給妳買輛車，妳還是搬回來住吧，白天去民宿看看就成了，何必住在那兒。」

琥珀吃驚又感動，連忙婉拒，「不用了，我自己買就好了。」

姑姑資助她上學、撫養她成年，她已經很感激了，怎麼還好意思讓姑姑花錢買車給她。

「妳的積蓄都拿去開民宿了，哪還有錢？」

「表哥教我投資股票，今年行情不錯，再存一存就夠了。」

虎湘驚道：「妳也真大膽，居然相信他，妳就不怕他把妳的錢都賠光嗎？」

琥珀笑了，「姑姑，妳也太小看妳兒子了，他可是 S 大金融系高材生，當年系裡辦了個模擬炒股大賽，他是第一名，不知道多少女生都把他當男神，崇拜得要死。」

虎湘哼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他怎麼到現在連個女朋友也沒有？」

琥珀笑道：「他有個喜歡的人，正在努力追。」

虎湘馬上就問是誰。

傅韶暗戀喬安琪這件事，只有幾個人知道，他反覆提醒過琥珀多次一定要替他保密，因為虎湘認識喬安琪，琥珀只好模稜兩可的回到：「那個女生又漂亮又能幹，人品也好。」

虎湘一臉狐疑，「真的？那個女生有妳這麼好嗎？」

琥珀認真的說：「比我還好，至少沒有強迫症啊。」

虎湘被她逗笑了。

吃過晚飯，夫妻倆恩愛的下樓去散步，琥珀不想當電燈泡，回到樓上休息。

她住的房間原來是傅韶的，她來了之後，虎湘便讓傅韶把二樓最好的房間讓給她。

初到傅家時，傅謹言和虎湘對她關心備至，只有傅韶總是故意欺負她，她一開始覺得委屈，後來想想便釋然了，畢竟站在傅韶的立場，家裡突然多個人，占據了他的房間，用了他的東西，還分去他父母一部分的寵愛關懷，換作是誰都不會開心。做人要知恩圖報，她不僅感激姑姑、姑父，對傅韶也是。

不過，傅韶在家裡雖然對她呼來喝去的，在學校卻十分照顧她。好處是學校裡沒有人敢欺負她，但壞處是沒什麼人敢追她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她有一個兇巴巴的表哥。

說也奇怪，別的女孩子十幾歲都會情竇初開，偏偏琥珀從來沒有對誰動過心，即便十七歲那年第一次見到顧珣驚為天人，但也沒有因此對他一見鍾情。眾人都想著她這樣的大美人情史不知道會有多豐富多彩，其實大錯特錯，她的戀愛經驗是零，直到去年夏天才算真正添上第一筆。初戀開始得這麼晚，說出去鬼都不信，更加不幸的是，還失敗了。

事後檢討原因，她認為是自己的奇葩病症惹的禍，但許荏苒堅決不認可這個說法，認為她是在為自己的渣行為洗白。她真心覺得冤枉，卻也無法解釋為何去年夏天只和顧珣在一起三天就分手。

搬離傅家之後，琥珀基本上每週會回來住一晚，所以房間的擺設仍舊保持原樣，不過她把書和電腦都帶走了，沒什麼消遣。

她玩了一會兒手機，覺得無聊，便到傅韶的房間想拿幾本書來看。

傅韶房間裡東西很少，大體來說乾淨又整齊，唯一凌亂的地方就是他的書櫃，裡頭塞滿了各種書籍雜誌。

琥珀看到這樣混搭風格的書櫃，簡直要崩潰了，她無法控制的開始動手整理，雜誌放一起，書放一起，而且書本要按從小到大的次序，從左到右依次擺放好。傅韶可沒有這種習慣，書看完了，總是隨手一插。

她整理好傅韶的書櫃之後，抽出幾本雜誌拿到自己房間裡看，翻著翻著，她忽然一怔，目光牢牢定在一篇人物專訪上。

沒想到顧珣一向為人低調，竟然肯接受採訪，更沒想到的是還放了一張照片，這

可真是石破天驚頭一回！

琥珀把雜誌拿近一些，仔細端詳他的照片，可惜是張遠距離的側面照，只能看出他的身形頗長挺拔，至於容貌嘛，是個謎。

正因為如此，這張照片顯得格外有味道，充滿神祕的氣息，更讓人覺得意猶未盡，恨不得走進那張照片裡，繞到他的面前看看他的相貌。放一張這樣的照片，還不如不放，真是吊足了讀者的胃口！

琥珀盯著這個側影足足三分鐘，嚥了口口水，這才移開目光，看向文章內容——顧珣，頂著一流大學建築系的頭銜，畢業後進入知名建築師事務所，兩年後轉行成為一家遊戲公司的設計師，隨後參加獲得 DW 大賽一戰成名，半年之後，成立星跡文化。公司發展迅速，業績驚人……

內容提到的這些事她早就知道了，但她還是很認真的把文章從頭到尾看了一遍，看到最後，她不由得又是一怔。他居然提到了擇偶標準！這也是石破天驚的頭一回。

琥珀的心撲通撲通的，好奇又激動，竟然莫名其妙生出一種想看又怕看的為難情緒，糾結了一會兒，她還是忍不住看了，他的擇偶標準很簡單，只有一句話——不在意外貌，關鍵是性格要好。最好不要是處女座。

琥珀注視著這一行簡單得幾乎不叫標準的擇偶標準，緩緩做了幾個深呼吸。

果然還是不看的好。

她放下雜誌，拿著手機上了頂樓。

傅韶離開公司時，時間還算早，夜空有月有星，空氣清爽。

開往東郊的路，寬闊空曠，汽車一路奔馳，平素四十分鐘的路程，不過二十分鐘就到了。一看二樓最東側的房間亮著燈，他便知道琥珀回來了。

他輕步上樓，走到東側房間門前停下腳步，米白色門板虛掩著，留了巴掌寬的一條縫，剛好露出門邊一盞月牙形的暖黃色壁燈。他曲起手指輕輕敲了兩下，房內悄無聲息，他將門推開一看，房間裡並沒有人。

他略一思忖，輕手輕腳上了頂樓。

頂樓原本只是用來晾衣服的地方，七年前，琥珀突然迷上種花，母親便找人把頂樓改建成一間玻璃花房。

踏上最後幾級階梯時，一股防蚊液淡淡的香味撲面而來，他不自覺微微勾起唇，她的皮膚敏感到只要被蚊子叮一下就會腫大大的包。

頂樓沒有開燈，從透明的玻璃屋頂，透下來微弱的月色和星光，照著高低錯落的十幾盆植物，鬱鬱蔥蔥，一道人影小貓似的側臥在竹椅上，手裡的手機螢幕發著亮光。

琥珀正在看許荏苒在臉書上傳給她的訊息，內容是胡蘭成寫給張愛玲的情書——……不知道妳經常仰望天空的那個窗臺，如今是何模樣，如今是誰倚在窗邊唱歌。

許荏苒又說——

妳看這情書寫得多美，就像一碗清爽的陽春麵……

自從主持了「舌尖上的S市」之後，許荏苒的形容總是別有一番風味。

……我們整夜整夜地說話，才握著手，天就快亮了。

正看到這一句，啪的一聲，頭頂上的燈突然亮了，還挺應景的。

傅炤好整以暇的等著琥珀嚇得尖叫，或是從躺椅上滾下來，沒想到她連頭都沒回，氣定神閒的說：「傅炤，你這個嚇人的把戲玩了十年了，還不膩啊？」

他洩氣的回道：「妳怎麼知道是我？」

「不用看，聞一下就知道了。」最近對男性氣息特別敏感，熟人她一聞氣味就知道是誰。

「妳是狗啊？」

「呸，你才是狗。」琥珀轉過臉，從躺椅上坐起來。

傅炤站在一棵鳳尾竹前，居高臨下的睨著她，「妳在這兒餵蚊子？」

她指了指身旁的一個花盆，說：「我等著看曇花。」

他的目光落到竹椅旁的六角紫砂盆上，一枝細長的花蕾從枝葉間伸出來，彎彎的翹起頭。記得沒錯的話，這是她養的第七盆曇花，前六棵都已經香消玉殞。難得，這第七棵曇花是個屬小強的，長到約一公尺高，枝葉豐盈，更難得的是，竟然還長了花苞。

傅炤不以為然的撥弄了一下花苞，「這樣子今天能開？」

「今晚一定會開。」琥珀興奮的眨了眨眼，「我們打個賭吧？」

他一巴掌拍到她腦門上，兇巴巴的道：「賭妳個頭！」

從小到大和她打賭就沒有贏過一次，記得她六歲那年春節來家裡做客，父親煮了一大桌子好吃的，她說她閉著眼睛都能猜出來是什麼，他哪裡肯相信，和她打賭，結果那年的壓歲錢全數輸光。當然，往後數年和她打賭也是一次沒贏過。

傅炤往竹椅上一坐，解開領口的釦子，「明天一開盤就把妳的股票都賣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琥珀不解，最近行情一片大好，她的股票漲得好好的，為什麼要賣掉？

「直覺吧。漲了這麼久，也該調整了，即便是牛市也不會這麼瘋。」他一邊說一邊胡亂扯了幾下領帶。

她直勾勾盯著他的領帶，最後還是忍不住伸出手，將歪歪扭扭斜到一邊的領帶扯回來，規規矩矩的放到襯衫的正中央，這才露出一個很滿足的表情。

傅炤用一種不可理喻的眼神瞪著她，「將來也不知道什麼樣的男人能夠忍受妳的強迫症。」

琥珀撥拉了一下瀏海，做了個鬼臉。

他又道：「明天一早我要去北京出差，妳幫我辦件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傅炤從口袋裡拿出皮夾，抽出一張提款卡遞給她，「後天墨香社會舉行一場拍賣會，有一把畫扇妳幫我標下來，到時候許崢嶸會來接妳一起去，提款卡的密碼是我的手機後八碼。」

琥珀很好奇的問道：「你什麼時候開始對這些感興趣了？」

「送人的。記住一定要標到，價錢高一點沒關係。」說完，他站起身，跟安撫一隻小狗似的，拍拍她的腦門，還胡亂揉了兩下。

她略一推論便明白是怎麼回事了，故意調笑道：「好癡情喔！」

傅炤的腳步停下來，轉身望著她。

琥珀嫣然一笑，「畫扇是送給顧老先生的，對不對？」

他沒有否認，斜睨了她一眼，「哦，原來妳沒有我以為的那麼笨。」

「哼，我本來就很聰明。」她沒好氣的撇撇嘴，「你把暗戀的心思藏得那麼深，喬安琪會發現才有鬼！我要是你就直接告白，這樣遮遮掩掩的多麻煩。」

「妳不懂。」傅炤一副不想和小孩子多說的表情，揮揮手道：「萬一被拒絕了，就連朋友都做不成了。」

琥珀促狹一笑，「可是不說出來，就永遠只能做朋友。」

他摸摸下頷，「妳還記不記得李蘇航？」

「你記性真好，還記得他的名字。」她皺了皺眉頭，一點都不想聽見這個名字，簡直是美好青春裡最不美好的回憶。

傅炤哼道：「那是我第一次打人打進派出所，當然記得。」

李蘇航是琥珀的同學，對她死纏爛打，傅炤勸說無效，一時氣盛出手沒有輕重，「不小心」把李蘇航打得前臂骨折。

「有個哥哥真好。」琥珀趕拍馬屁，笑得甜滋滋的，像一個入口即化的泡芙。

「妳看，李蘇航向妳表白過幾百次了，結果呢？妳被他煩得要死，表白這種事，還是得先確定對方喜歡自己才行，否則結果更糟，不如不說。」傅炤說完，人便下了樓。

琥珀摸著下巴，後知後覺的想到一個問題。去年她勢如猛虎的追求和告白，不知道有沒有造成顧珣的困擾？不過他後來接受了她的追求，應該表示他並不感到困擾吧？

這個問題尚未想明白，一股異香撲來，她等待的那朵曇花開了！

花房建好之後，她先後從花市買了好幾批花來種，蝴蝶蘭、海棠、牡丹……可是它們陸陸續續的香消玉殞後，她便放棄了辣手摧花的行為，只養最好養活的吊蘭、綠蘿之類的。不過，唯一鏗而不捨始終沒有放棄的就是曇花。

努力了幾年，終於親手養開了一朵曇花，喜悅之情自然難以言喻，她小心翼翼的托起盛開的曇花，不知不覺，腦海中浮起了另一隻托著曇花的手，修長白晳而不失文弱，男人中少有的好看。

正想著，手機響了，是許荏苒打來的，她一接起，許荏苒便劈頭問道：「胡蘭成的情書妳看完了嗎？」

「看完了。」

許荏苒莫名其妙的笑了，「是不是比妳寫的情書好上一萬倍？」

琥珀反駁道：「妳又沒有看過我寫的情書。」

「就是因為看過，所以才讓妳看看人家的，以後學著點。」許荏苒在手機那頭笑得花枝亂顫的，甚至有點喘不過氣來，「顧曉珺發現了她哥臉書的另一個帳號，

傳給我看，妳不知道，對著妳的情書我可是笑了整整一天，不行，妳得賠我一百張面膜，我皺紋都笑出來了。」

琥珀嚇出了一頭汗，心急的問道：「帳號是什麼？」

「別急別急，我等一下就把帳號傳給妳，先這樣吧。」

結束通話，等了一會兒，琥珀收到了許荏苒傳來的訊息，她急忙點開來看。

臉書帳號是 Seek，琥珀頓時心裡發毛，Seek 是尋找尋覓的意思，尋和珣同音。而她用這個帳號搜尋，大頭貼居然就是她剛才在雜誌上看到的那張照片，再一看個人簡介，只有簡簡單單四個字一身寄虎吻。

她撐著額頭，天哪，真有可能是他的帳號，而且她姓虎，他又用身寄虎吻這詞，他真覺得和她談戀愛這麼兇險嗎？

他的臉書荒涼得都要長草了，一年沒有更新，只有寥寥的兩個動態，第一個是「第一封情書」。

文字下面是一張照片，拍的是一張信箋，白色信紙上寫了幾行字—

今天的天氣很好，湖邊的廣場上有很多人放風箏。我也放了一只，而且還在上面寫了你的名字。顧珣，我喜歡你，風知道，雲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？

的確是她寫給他的第一封情書，時隔一年再看到，她羞恥得全身雞皮疙瘩都冒了出來，寫得果然爛透了，和人家胡蘭成能比嗎？

琥珀硬著頭皮，繼續往下看。

第二個動態的標題是「第二封情書」，文字下面依舊是照片，不過這一次有五張。她心裡馬上生出一個疑問，為什麼是五張而不是六張？六張整整齊齊的兩排多好看，五張缺一個角不覺得很醜？很不順眼嗎？

第一張照片是一本小字典和一張小紙條的合影，字典很普通，紙條也是普通的白紙，上面用粉紅色的筆，寫了四個數字，522、532、199、362。

第二張照片是翻開的字典，第五百二十二頁，「我」這個字用鉛筆圈了起來。

第三張照片是翻開的字典，第五百三十二頁，「喜」這個字用鉛筆圈了起來。

第四張照片是翻開的字典，第一百九十九頁，「歡」這個字用鉛筆圈了起來。

第五張照片是翻開的字典，第三百六十二頁，「你」這個字用鉛筆圈了起來。

所以，這第二封情書，也就是寫了四個數字的小破紙條，翻譯出來的意思就是：我喜歡你。

琥珀把手機扔到一旁，羞窘得把臉埋在曲起的雙膝。

這麼幼稚羞恥的主意到底是怎麼想出來的啊？！有沒有洗腦的地方，能把去年夏天的記憶洗掉啊？！

此時此刻，她唯一慶幸的就是去年夏天她只寫了兩封匿名情書過去，就被顧珣發現了，至於他是怎麼知道是她寫的，一直是個謎。

那天，顧珣把一張紙放她面前，叫她寫他的名字看看。她當時還很得意自己聰明絕頂，是用左手寫的情書，便假裝淡定的用右手寫了幾個字給顧珣看。

顧珣看了看，說道：「用左手再寫一次。」

她當時就懵了，他怎麼知道她會用左手寫字？她本來打算死不承認的，可是他彷彿

佛料到她會如此，氣定神閒的說：「我第一次見到妳的時候，就知道妳也會用左手寫字。」

她事後回想了半天，才想起來自己第一次見他，的確是在他面前寫過字，但當時用的是左手還是右手，她早就沒印象了，沒想到他時隔七年竟然還記得。

第一次見到顧珣時，她十七歲，正為了準備大學入學考試焦頭爛額。她成績不差，但是很擔心自己考不好，怕對不起姑姑、姑父。

顧遠山七十大壽那一天，傅謹言帶著妻兒去賀壽，把琥珀也一同帶去了，讓她出去玩玩，放鬆放鬆。

顧老先生原是美術系的教授，和傅謹言的父親是同事也是最好的朋友，年輕時兩家同住在學校提供的宿舍，就在斜對面，還互相認了對方的兒子為乾兒子。後來顧遠山的畫越賣越貴，名氣越來越大，從宿舍搬出去，換了間大豪宅，不過和傅家的關係一直保持著。

顧遠山是七十整壽，除了兒子女兒和他們的家人，還有姪子和兩位得意弟子全家也來了，很是熱鬧。琥珀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場合，又是在陌生人家裡，難免有些拘謹，她挽著姑姑的手臂，寸步不離。大人聚在一起，聊的話題不是經濟和全球局勢，便是藝術品投資，虎湘怕琥珀無聊，便讓她去西廳找傅炤。

顧家富足闊氣，廳堂寬敞，一面長長的紅木雕花間壁，將廳堂分為東廳、西廳。圖案精美綺麗的間壁後方，是一組金絲楠木沙發。傅炤和幾個年輕人正坐在那裡，談笑風生。

琥珀飛快掃了一眼，除了傅炤她誰也不認識，而且很明顯他們都比她大了幾歲，都已升上大學，而她還在高中裡掙扎，中間隔著鴻溝一般。

她沒有湊過去，坐到旁邊的米白色真皮沙發上，沙發對面還坐著兩個小女生，十一、二歲年紀，兩顆小腦袋擠到一起竊竊私語，跟兩隻小老鼠似的，一會兒嘻嘻嘻嘻，一會兒嘰嘰嘰，小聲爭論到底是顧珣好看還是傅炤好看。

琥珀心想，現在的小女生也太早熟了吧，才幾歲就懂得看帥哥，不像她，十七歲了也沒對誰動過心，對任何男生都不感興趣，而且也非常不理解戀愛是什麼感覺，但最讓她困惑的是，竟然有那麼多人喜歡傅炤。

那個早上頂著雞窩頭吃早飯，打完球的襪子可以臭死兩隻雞的男人，竟然有人喜歡？！竟然有女生託她送情書給傅炤，甚至還有女生送她禮物，只為了拿到他的臉書帳號和手機號碼，就連眼前這兩個小女生也在花癡他，簡直不可思議。

兩個小女生嘻嘻嘻嘻的說著，兩雙眼睛放著光，琥珀為了和兩個小女生套套交情，便問了句誰是顧珣？傅炤她當然認識了，不用問。

紮辮子的小女生一點也不怕生，指了指對面沙發上的一位青年，然後問道：「姊姊，妳覺得呢？」

這個小女生長得漂亮，嘴巴也甜，很討人喜歡。

琥珀順著她手指的方向看過去，這一看，她十年之內都不會忘記這樣的一張臉。一群人之中，他並不是最年長的，卻莫名有種雍華沉穩的氣度，玉山般皎然出眾。可惜，就算他讓她驚為天人，她也沒有體會到傳說中怦然心動、一見鍾情的感覺。

她認真的看完之後，很淡定的移開目光看向傅炤，又是驚訝到不行。

傅炤斯斯文文的坐在那兒，和一個女孩子說話，笑得溫柔俊美、和藹可親，完全沒有平時在家對她凶神惡煞、大呼小叫的樣子，簡直是換了個人。

呵呵，就裝吧。

琥珀扭過臉，笑咪咪的對小女生說：「當然是顧珣好看。」

紮辮子的小女生興奮的一拍手，「我贏了！」然後跳起來就跑去顧珣身邊，指著琥珀說：「哥，那位姊姊說你長得比傅哥哥好看！」

琥珀大驚失色，萬萬沒想到這個小不點竟然是顧珣的妹妹。事後她才知道，這個小女生叫顧曉珺，和她坐在一起的叫唐貝貝，唐爸爸是顧遠山的得意門生，開了一家畫廊。而讓傅炤笑顏相對，從土匪變紳士的那個漂亮女生叫喬安琪，是顧珣姑姑的女兒。

圍坐在一起的年輕人聽了顧曉珺的話，都忍不住笑了，傅炤也笑了，可是雙眼卻冒著綠光。

顧珣是唯一沒笑的，他只是泰然看了她一眼，目光澄澈得帶有一股微寒的氣息。作為一個從小學開始就被稱為校花的人，琥珀早已習慣各種打量的目光，尤其是男生，所以對於各種驚豔愛慕欲言又止、躍躍欲試的目光，她完全無感，而且毫不在意，但是顧珣的這一眼，讓她有些異樣之感。

顧曉珺跑回來和唐貝貝繼續聊著小女生的祕密。

琥珀看著茶几上的果盤，其中一盤是蘋果，幾個紅嘟嘟的蘋果都是臉朝上放著，有一個卻是屁股朝上，她實在沒忍住，悄悄的把那個蘋果翻了個身。

一個小動作做完，她感覺到有道目光在自己身上流轉，她憑直覺認為一定是顧珣，她抬頭看去，果然和他視線相對，這讓她第一次有了一絲絲的羞窘。

可是沒辦法，強迫症犯了，實在忍不住……

她佯裝淡定，轉頭問顧曉珺，「請問洗手間在哪裡？」

顧曉珺熱情的替她指了方向。

琥珀起身走到洗手間，果然看見鏡子裡的自己一臉緋紅。

這太詭異了，她居然會對一個男生臉紅？！

她打開水龍頭，掬起冷水潑了潑臉頰，磨蹭了十幾分鐘才出去。自然，她不會再回到西廳。

她坐回虎湘身邊，聽她和幾位女士聊香水，的確是無聊，聽著聽著，她忽然想起父親虎銘曾說她嗅覺靈敏，將來要送她去法國學調香，做最有名氣的香水師。言猶在耳，人卻早已不在，她的心情忽而變得有點低沉，她又緩緩走到外面的走廊透透氣。

顧家的別墅富麗堂皇又充滿書香氣息，走廊的牆上掛著幾幅山水畫，都是顧遠山的作品，最後一幅油畫的風格和前幾幅明顯不同，畫的是一架恣意生長的紫藤，兩隻雀鳥凌空而起，星星點點的紫色花瓣紛紛揚揚的飄在風裡。雖然是靜止的畫面，卻透著非常靈動的氣息，彷彿可以看見雀鳥的振翅和花瓣的飄飛。

她看了下落款，竟然是顧珣，心裡驚訝他居然畫得這麼好。

這時，隱隱一股異香飄過來，她嗅了嗅鼻子，尋覓香氣的來源。走廊外是一個橢圓形的大露臺，靠近玻璃門的地方擺放著一人多高的發財樹、巴西木、鳳尾竹和滴水觀音，密疏相間的枝葉擋住了裡面的景致。

她循著那股香氣走了過去，忽地一怔，就見顧珣背身而立，站在一個松木花架前，腳邊的花盆裡種著一株綠色植物，開著雪白如碗口大的花，那股異香就是由此而來。

顧珣的右手虛虛的托著那朵花，那花瓣色如白緞，瑩如月華，舒張的姿態既嫵媚又清麗，美得讓人無法描述。她先是被那朵花驚豔，而後是被顧珣的手。一個男人的手，很少見到能長得如此好看，而他捲起的白色襯衫衣袖，袖口乾淨如雪。眼前一幕，彷彿一幅精美的畫，琥珀本想趁著他沒發現自己時悄悄退開，可是順著他的手看過去的那一瞬間，她的腳步定住了。

曇花旁的花架上擺放了兩盆盆景，一盆小榕樹和一盆蟹爪蘭，米白色五角瓷盆小巧精緻，上面提著字，分別是「一花一世界」和「三藐三菩提」，可是寫著「三藐三菩提」的那個花盆卻放在「一花一世界」前面，這順序不對吧？

琥珀盯著那個白瓷花盆，心裡像是有一隻小貓的爪子在撓，不過一個遲疑，顧珣正巧回過身來，第二次和她視線相碰。

見到是她，他眼中微微閃過一絲異樣，好看的眉毛挑了一下，而後唇角微微一彎。在他年輕而清傲的面孔上，露出那一抹輕淺笑意，如冰雪初融，春光乍現。然而琥珀卻渾然無視，視線直勾勾被花盆勾住了。

顧珣順著她的目光看去，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這是她第一次聽到他說話，他氣質清冷，聲音卻極為溫暖。

「這兩個花盆的順序不對，應該一花一世界在前，三藐三菩提在後。」說完，她想他應該會認為她是個神經病。

可是他的反應卻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，他居然順手把兩個小花盆換了個位置，問道：「這樣？」

看著兩個花盆的順序擺對了，琥珀頓時覺得心裡舒服多了，對著他輕輕一笑。她的眼睛又大又亮，無波無瀾的望著人，有一種不動聲色的靈氣，若是笑起來，眼睛一彎，卻是又軟又萌。

顧珣望著她，問道：「妳是傅炤的表妹？」

她點點頭，「嗯」了一聲。

他頓了一下，又問：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姓虎，大名叫虎珀，小名也叫琥珀。」靠近花架的地方放著一張歐式的圓桌，琥珀怕他聽不懂，順手伸出食指在桌子上寫了個虎字，她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用的是左手。

她並不是左撇子，也從來沒刻意練過左手寫字，她只是從小就兩隻手一樣靈活，右手能做的事情，左手一樣便利。

顧珣負手而立，低眸看著她的手。

字寫得行雲流水，是很秀氣的行書，手指細細長長，皮膚白得近乎透明，粉色的

指甲旁有一顆小小的黑痣。

露臺的玻璃似乎隔斷了兩個世界，窗內是熱熱鬧鬧，熱氣騰騰的世界，露臺是靜到極致的一方天地，曇花的香氣充滿了這個空間，夜色就在露臺之外，一望而不知盡頭。

琥珀寫完了，一抬頭，發現顧珣就站在自己身邊。他的個子和傅炤差不多高，身材清瘦筆挺，她方才在沙發上曾經仔細的看過他的五官，遠看的時候，眼睛很亮，清冷如星，近在眼前時，卻忽然換了一種感覺，那團清冷中像是有著一簇跳躍的火焰。

「妳唸幾年級？」

「開學之後就升高三了。」

顧珣「喔」了一聲，那應該是十七歲。

琥珀因為長得太過漂亮，一直備受男生矚目，有些男生會因為她多和他們多說了一句話，或是多看一眼，就自作多情的以為她對自己有好感，想要追求她，弄得她煩不勝煩，所以自國中開始，她就一直很注意不要和男生打交道，只和女生交朋友。

由於顧珣是主人，她才很客氣禮貌的和他交談了幾句，不過心裡已經開始打算離開，腳跟不知不覺轉了個方向，她正要和他說再見，手臂突然傳來一陣鑽心的刺癢，她低頭一看，嚇了一跳。

她從小就特別怕蚊子，皮膚被蚊子叮一下就會腫紅色大包，所以夏天從來不敢穿短褲短裙，今天也是穿了長褲，但是上身穿的是一件短袖襯衫，露臺上的花花草草最招蚊子，她不過站在這兒短短一會兒，手臂已經起了五、六個大紅包。

肌膚太白，紅色大包也就異常醒目，顧珣也發現了，連忙說道：「我去拿藥給妳。」

「附近有沒有藥局？一般的藥我擦了沒用，只有丹皮酚才有用。」

顧珣說有，琥珀便問在哪兒。

「我陪妳去，這裡妳不熟。」

顧珣帶著琥珀直接從露臺離開。

還好顧家的別墅不是位在半山腰，附近藥店、商場和小型醫院都有。

琥珀進了藥局，藥劑師拿了一條丹皮酚給她，她這才發現自己沒有帶錢。

顧珣見狀，馬上替她付了錢。

她很不好意思的道：「謝謝，等一下我就把錢還給你。」

他低頭望著她笑了笑，「不用還了，妳有空請我喝杯……」可惜，一條藥膏也沒多少錢，連買便利商店的咖啡都不夠，於是他話鋒一轉，「奶茶。」

琥珀點頭笑了笑。

藥劑師從來沒見過這麼漂亮的女生，肌膚白得透亮生光，玉雕一般玲瓏動人，笑起來讓人怦然心動，即便她是個女人，也忍不住看呆了。

離開藥局，琥珀迫不及待的打開藥膏抹到腫包上，總算稍微止癢了。很奇怪，每次被蚊子咬，就只有擦丹皮酚有用。

回到顧家，顧珣不敢再帶她經過露臺，從正門進去，剛好傅炤正到處找她，見到

她從外面回來，嚇了一跳。

「妳去哪裡了？我媽還以為妳不見了呢！」

「我去買藥了。你有錢嗎？」琥珀向傅炤要了錢，去還給顧珣，還說請喝奶茶太麻煩了，還錢比較快。

顧珣沒有接過，說了句不用，便轉身離開了，他莫名覺得有點生氣。

琥珀只好把錢給了顧曉珺，請她轉交給顧珣。

時隔多年，她沒有忘記兩人初相遇的情景，顧珣的眼神、語氣和動作，甚至捲起的袖子她都記得清清楚楚，還有那朵曇花。

她原先只是在書本上見過曇花一現這個詞，那天是她第一次親眼見到曇花開的樣子，她迷上種花，也就是在那一剎。

回家的路上，傅謹言一邊開車，一邊問她玩得高興嗎？

琥珀並不覺得有什麼好玩的，一直在聽大人們聊天，可是姑姑、姑父一片好心帶她出門放鬆，她總不能掃興，便笑著點頭說很高興。

傅炤用鼻子哼了一聲，「當然高興，認識個帥哥。」

琥珀沒想到他突然冒出來這麼一句，嚇了一跳，生怕姑父和姑姑誤會，還好車裡放著輕音樂，兩人坐在前座說話，並沒有聽清傅炤的低語。

回到傅家，時間已經很晚了，虎湘叮囑琥珀早些休息，但是考試的壓力擺在那裡，琥珀進到房裡還是很自覺地拿出課本，打算看一會兒書再睡。

說來奇怪，她自認記憶力不差，但對五歲之前的任何事情都沒有印象，而且小學一、二年級的時候，她學得特別吃力，在班上排名都是倒數的；到了國中、高中，課程難度增加無數倍，她的成績反而越來越好，尤其是英文，是她的強項。

才剛攤開書本，傅炤便大刺刺的走進來，腿一抬就坐到她的書桌上。他比她年長三歲，早已是成年人的身高，每次來她房間都放著椅子沙發不坐，習慣性的坐到她的桌上，一雙腿擺在那裡，又長又直的讓人羨慕。

琥珀每次看見，都懊惱自己個子長得慢，發育得也慢，胸前還是很不爭氣的只有A，最令人不安的是，有些女生小學六年級就來了初經，她卻遲遲沒有動靜，姑姑帶她去醫院檢查了好幾次，一切都正常，可是她卻直到十七歲才來了初潮。

傅炤曲起手指，敲了敲桌面。

琥珀抬頭看看他，「傅先生有何指示？」

他兇巴巴的道：「顧珣比我好看？」

真是小心眼，居然一個晚上都揪著這件事不放。她好笑又無奈，垂下眼簾，不想理會。她說顧珣比他好看，一來確實如此，二來是賭氣，氣傅炤在喬安琪面前那麼斯文禮貌，在家裡卻對她頤指氣使的，像個土匪。

人的好看分很多種，顧珣和傅炤都屬於好看的男人，只不過氣質不同，傅炤似海，而顧珣如雪；再者，便是如花美人，也擋不住日日相見，顧珣乃是第一次見，自然令人驚豔，壓過了已經看了十幾年的傅炤，不過，她心裡這麼想，卻懶得說出來，把課本豎起來擋住臉。

傅炤啪一下把她的書本按下去，氣道：「妳這個沒良心的，妳也不想想，妳體育

成績這麼好，還不是我每天早上陪著妳去跑步？」

琥珀不滿的哼道：「是你非要拉著我陪你跑步，好嗎？！」她最討厭早起，尤其是冬天，被傅炤從熱烘烘的被窩裡扯出去跑步，真是生平最恨。

「那好，每次考試前是誰天天指導妳功課？妳這個沒良心的死丫頭，居然說顧珣比我好看！胳膊肘朝外拐！」他惡聲惡氣地數落著，手指頭也沒閒著，說一句便往她腦殼上點一下。

她被他點得腦袋一歪一歪，像個不倒翁。

傅炤越說越氣，一個沒控制好，手勁大了些，把她從凳子上給推了下去。

琥珀本來沒生氣的，可是這麼一摔，她條地一火，她快速從地上爬起來，氣呼呼的道：「他就是比你好看！」

他不悅的皺起濃眉，「嘿，妳這是造反了啊！」

琥珀不客氣的噙回去，「你就是貌若天仙，我天天看也看膩了！」

傅炤馬上消了氣，摸摸下巴，喜孜孜的問：「妳覺得我貌若天仙？」

她白他一眼，拒絕回答。

他望著她，突然問了一個很奇怪的問題，「妳是不是喜歡顧珣？」

琥珀一時賭氣，想都沒想便一口承認，「對啊，我就是喜歡他。」

傅炤當即眼睛一瞪，「不行！」

她被激起了叛逆心理，馬上反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「老子喜歡喬安琪，顧珣是她表哥，妳這是打算要我以後叫妳嫂子嗎？」

琥珀聽見這句話，先是吃了一驚，而後恍然大悟。怪不得他在喬安琪面前那麼文雅含蓄、彬彬有禮、謙謙如玉，她賊笑著拍了拍手，「咦，這主意不錯，等我考上大學就去追他。你以後就乖乖等著叫我嫂子吧，看你以後還敢不敢欺負我！」

傅炤一副快要炸了的表情，氣哼哼的走了。

她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，她雖然很驚豔顧珣的容顏和氣度，但當時她的的確並未對他一見鍾情，上了大學也壓根沒去追他。不過，因為兩家的關係比較特殊，往後幾年兩人也時常見面，算不上朋友，但也算有一定程度的認識。

喬安琪大學畢業那年要去山區小學義務教課，顧珣和好友陳陽開車送她，傅炤想獻殷勤又怕太明顯，藉口琥珀想去山裡玩，厚顏無恥的硬逼著琥珀一起跟著去，誰知竟在雨後的山路上翻了車，琥珀受傷不重卻很奇怪的血流不止，山區醫療資源不足，最後是顧珣輸血給她才化險為夷。

喬安琪還開她玩笑，說救命之恩當以身相許。

琥珀對顧珣確實非常感謝，但依舊沒有生出愛慕之意，直到二十三歲，她沒有愛上任何男人的念頭，而且一旦有人追她，她就很煩惱，恨不得彼此不再見面。

於是，傅炤有一次很認真的問她是不是喜歡許荏苒……

琥珀好笑又好氣，不過無語之際，心裡也有點毛毛的。許荏苒平均半年就暗戀一個男人，她的青春年華都快要結束了，為什麼沒有暗戀過半個人？若是她沒有碰見優秀的男人也就算了，可即便如顧珣這樣優秀到無可挑剔的男人，也沒讓她動心，這實在不正常，難怪傅炤會胡思亂想。

有一次和許荏苒一起吃飯，她突然想起傅炤的話，心裡悄悄想像了一下和許荏苒擁抱接吻的情形，當即一陣乾嘔。

許荏苒問她怎麼了，她只好咬著筷子，咳了咳，「筷子戳到喉嚨了。」

「妳可真厲害。」許荏苒翻了個白眼。

琥珀偷偷瞄向隔壁座位的一個帥哥，長得甚合眼緣，她再次想像了一下和此人Kiss的情形，又是一陣乾嘔。

許荏苒沒好氣的問：「又戳到了？」

琥珀含淚點頭。完了，男的女的都不行啊！

萬幸的是，去年夏天她終於確定了「方向」，這一點她必須感謝顧珣。這是她生平第一次瘋狂迷戀一個男人，神魂顛倒，失去理智，做了很多「喪心病狂」的行為，當時不覺得有什麼，時隔一年再回想，實在是恥力無下限，就像這兩封幼稚又羞恥的情書。

琥珀忍不住打了電話給許荏苒，問有沒有什麼辦法讓顧珣把那兩則貼文給刪了。

許荏苒笑道：「妳直接打給他跟他說，不就好了？」

琥珀無言看向天花板。她不敢打，也沒臉打，說不定他早就把她列為拒絕往來的黑名單。

「要不然妳可以盜他的帳號。」

琥珀呵呵一笑，沒那水準。

許荏苒很沒朋友愛的調侃道：「那就留做紀念吧，誰沒有幾坨黑歷史呢！」

「好吧。」

也只能這麼安慰自己了，但讓琥珀無法理解的是，顧珣把那兩封情書上傳到臉書是什麼意思？

雖然她認識他的時間不短，卻依然摸不透他的心思，他不像傅炤雖然兇巴巴的，可是情緒都表現在臉上，很容易接近。想當初她把買藥錢交給顧曉珺，讓她轉交給顧珣，怎料開學後顧珣竟然開車來到她的學校找她零錢，不過多少錢啊，他有必要特地跑一趟嗎？那些錢光是付從他家到她學校的油錢都不夠。

直到後來，她才明白他的用意。

第二章 盛夏果實

琥珀收起手機下了樓，回到房間洗了澡，她特意湊近鏡子細看，肚臍的的確確是粉色的，不是民宿的鏡子出了問題，姑姑家的鏡子也是一樣。

躺到床上，她用手機登入民宿的臉書，Po了一則招聘啟事，最近因為民宿不收男客人，有些客房是空置的，所以她接著又Po了抽獎資訊—

只要加入民宿臉書好友並分享的粉絲，會抽出三名幸運兒，送千元現金，房價打七折。

其實她當初會開民宿也和顧珣有關。

這幾年S城旅遊業發達，城市的重心也就慢慢由西城往東城傾斜，顧珣的公司就位在東城新區的錦城大廈，去年夏天她來東城和他「偶遇」，機緣巧合之下發現有家民宿要轉讓，便接手過來。

不過開民宿絕不是為了偶遇，而是為了賺錢。和其他同學不同，高中一畢業，她就開始琢磨著怎麼賺錢，並非她天生具有商業頭腦，而是因為她不想欠姑姑太多。儘管傅家負擔她的大學費用和生活費毫無問題，但畢竟虎湘不是她的新生母親，她已經成人了，怎麼好意思繼續白吃白住白拿錢。

她從小就很有語言天分，父親原本打算送她去法國學調香，所以在她小學的時候就讓她去學法文，她輕輕鬆鬆就學得很好，英文就更不必說了，所以到了大學她一直兼職當翻譯，大三那年，用積蓄在校門口開了一家小小的奶茶店，沒想到賺了不少錢，畢業後她將奶茶店轉讓出去，跟著傅焯投資股市，手裡的錢不停翻倍。在電視臺待了兩年，她辭掉了工作，把所有積蓄投入民宿，不過兼職翻譯的工作並沒有中斷，而且收入越來越多，所以她才有底氣民宿不收男客，兩、三個月生意冷清一點也沒什麼關係。

她要關機睡覺前，又點了一下 Seek 的臉書，他竟然發了一個新動態，她的身子不由得顫抖了一下，瞬間睡意全無，而動態上只有一個英文單字—Again。

這是什麼意思？

不，她當然知道這個單字是什麼意思，她不懂的是，顧珣時隔一年突然這麼做的用意是什麼？

琥珀盯著手機螢幕，百思不得其解，腦子快要想出一個洞。

翌日一早，傅焯要趕飛機，起得很早，吃早飯時發現琥珀頂著兩個黑眼圈，問道：「沒睡好？」

琥珀點頭，「操心。」

「妳操心什麼啊？」

她撐著臉，懶懶的回道：「操心賺錢啊，還要買房子、娶老公，壓力好大。」

傅焯嘴裡的牛奶噴了出來。

琥珀白他一眼，「笑什麼？」

他咳了幾聲才順過氣來，「等一下許崢嶸會送我去機場，要不然妳和我一起走，順便讓他送妳回去。」

她點點頭，隨便吃了幾口便去收拾東西。

兩人在金玉山莊門口等了幾分鐘，許崢嶸的車子到了。他和傅焯從小就是好朋友，琥珀也和他很熟，又順勢認識了他妹妹許荏苒，成為死黨。

一下車，許崢嶸就對著琥珀誇張的喊道：「哇，幾天不見，琥珀變得更漂亮了！」

琥珀也有樣學樣的回道：「哇，幾天不見，許哥也更帥了呢！」

傅焯搓了搓手臂，沒好氣的道：「喂！你們兩個夠了，大清早的，噁心得我雞皮疙瘩掉一地。」

三人開了幾句玩笑，便坐上車直奔機場，傅焯坐在副駕駛座，琥珀坐在駕駛座後方。

許崢嶸留學幾年回來，平頭變成了長髮，還紮了個小辮子，琥珀看著那個時髦的小辮子，心裡癢癢的，好想揪一下。

送走傅焯，許崢嶸送琥珀回民宿。

徵人啟事還乖乖的貼在黑板的正中間，但是黑板卻掛得左右不一樣高，右邊略低，她調整了一下，這才走進院子。

小米正在和一個男人說話，笑容比平時甜十倍，聲音比平時溫柔二十倍。

那個男人坐在長條木椅上，背對著她，無法看見長相，不過從他的背影看來，啊不，是從小米的表情，這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看的男人。

可惜啊，民宿不收男遊客，長得再帥也沒有用。

琥珀清了清嗓子。

小米終於看見她了，馬上興奮的指著背對她而坐的男子，「老闆，他來應徵呢！」

男人站起來轉過身，微微一笑。

從玻璃反射下來的陽光剛好映在他肩頭，細碎的跳躍著，竟讓琥珀有種他是個發光體的錯覺，而且她猜的一點都沒錯，他的確長得非常非常好看，鼻梁上架著一副款式很簡單的細黑框眼鏡。

很多戴眼鏡的人，因為近視的緣故，眼睛都不夠亮，他卻不是，用眸光璀璨來形容都不為過，不可否認，他絕對是她見過戴眼鏡最帥的男人，難怪小米頭頂上都是粉紅色泡泡。

琥珀將他從頭到腳打量了一遍，目光最後落在他的運動鞋上，頓時有一種尋覓到知音的感覺，鞋帶繫得整整齐齊的，竟然一樣長短，簡直完美！

她瞬間好感爆棚，笑咪咪的伸出手，「你好，我是民宿的老闆。」

「妳好，我叫陸玄。我是在臉書上看到招聘資訊，所以過來應徵。」他輕輕和琥珀握了握手，力道和時間都掌握得剛剛好，禮貌得體。

琥珀留意了一下，他的指甲剪得乾乾淨淨，和她一樣，好感再加一倍。

「我畢業於T科大，有駕照，會三種外語，會烹飪、唱歌、水電。」陸玄雖然很年輕，卻有著醇厚低沉的嗓音，帶著些許鼻音，十分性感。

琥珀一怔，一個會三種外語、多才多藝的大學生要來她的小民宿打工？為什麼？

「你知道我民宿裡的工作要做些什麼嗎？」

「知道，主要是負責打掃客房。」陸玄笑容加深，有種春光明媚到燦爛刺眼的感覺。「我最喜歡整理，只要看見髒亂或不整齊，就一定要收拾乾淨。」

和她一樣，有整理癖，而且他還會水電，對動不動就被頭髮堵住水管的民宿來說，簡直誘惑力巨大。

可是琥珀還是違心的拒絕了，「我覺得你應該找一份更好的工作，你在這裡太委屈了。」

「不，我覺得工作不分貴賤，做得好都能體現價值。我曾經做過飯店服務生、酒吧歌手，還做過水電工。」

琥珀有些驚訝。

陸玄謙遜的笑道：「我家裡是做生意的，條件不錯，算是別人口中的富二代吧，並沒有生活壓力，我想趁著年輕多從事一些不同的工作，父親也支持我這麼做，能夠增加經歷，體驗生活。」

琥珀暗忖，他該不會是什麼大富豪的兒子，出來打工玩玩的吧？如此有錢任性的

人生，還真是讓人肅然起妒呢！

小米附耳小聲道：「老闆，妳就讓他留下來吧，現在找人不容易，今天雖然有好幾個打電話來詢問，可是他是唯一一個上門的。」

琥珀哼道：「妳是看他長得帥吧。」

小米的臉蛋馬上就紅了。

「能看看你的身分證嗎？」

陸玄從口袋掏出身分證和學歷證明，非常有禮貌的用雙手遞過去。

琥珀看了看他的身分證，嘖，連證件照都能照得這麼好看，討厭。

長得太好看了，簡直無法拒絕，怎麼辦？

咦，離他這麼近，竟然沒有聞見他的味道？！她下意識深吸了一口氣，奇怪，還是沒有聞到他的味道，這是什麼情況？

陸玄望著琥珀，問道：「可以讓我在這裡工作嗎？」

真誠懇求的眼神簡直無法拒絕，而且關鍵是實在沒有第二人選，琥珀略一猶豫就答應了，把他的身分證和學歷證明用手機拍了照，然後將東西遞給小米，吩咐道：

「妳去把他的身分證影印一下，然後帶他去參觀他的房間，順便讓他熟悉一下工作內容。」

「好！」小米高興得要暈過去了。

嗯，看來，小米肯定是不會辭職了。

因為傅炤叮囑她開盤就要賣股票，所以琥珀交代完就匆匆上樓。

打開筆電，她進入股票交易系統，開盤沒幾分鐘，她持有的兩支股票都是開高走低，留了個長上影，眼看就要跌破開盤價，她毫不猶豫的賣出。

處理完股票，她想到陸玄剛才說他會來應徵這份工作，是為了增加閱歷，這樣的員工肯定做不久，可是一時間她也找不到合適的人選，於是她想了想，還是不改決定，反正民宿來去自由，等他想辭職的時候再找新的，她登入民宿的臉書，刪除了招聘資訊。

接著她又忍不住去看 Seek 的動態有沒有更新。

他居然又更新了！

這次不是英文單字，而是中文一相親。

琥珀終於明白昨天晚上的 Again 是什麼意思了。

再一看，個人簡介都改了，不是「身寄虎吻」，是「盛夏的果實」。

這是要在今年夏天開花結果？她突然覺得心裡異常難受，像是被人挖了一塊肉，再塞進去一團酸菜。她站起來喝了一杯水，可是那團酸菜沒沖下去，反而還泡發了。

她馬上打了電話給許荏苒，期期艾艾的說顧珣要去相親了，本來是尋求安慰的，可是許荏苒給她撒了好大一盆鹽。

「他去相親很正常啊，就算一次相五個，妳這個前女友也沒資格過問。」

「美女主持人私下也滿毒舌的嘛。」前女友的心遭受重擊，她掛了電話，又喝了一杯水，在房間裡轉了兩圈，然後跑到外面瞭望了一下珍珠湖的荷花和煙雲山的

遠景，坐立難安的來回折騰了半個小時。

心裡一直酸溜溜的究竟是為什麼？

十二點半，琥珀下樓吃飯。

民宿不負責提供餐點，幾個員工平時都是由小米負責一日三餐，琥珀也不挑食，以前明姊在，小米做三個菜，現在來了陸玄，小米做了四菜一湯，琥珀本來擔心不夠吃，畢竟一個身高超過一八〇的大男生，飯量肯定不小，然而事實卻是陸玄吃的比她們兩個都少。

小米心塞的問：「是不是我做的不好吃？」

陸玄笑道：「挺好吃的。」

小米又問：「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吃啊？」

陸玄回答：「不是，我每餐只吃七分飽，有時候還會斷食。」

這麼年輕就這麼注意養生的男人，真是不多見，琥珀開玩笑的問：「你修仙？」

陸玄正色道：「就算不修仙，只要注意保養，活到一百二十歲沒問題。」

琥珀一時語塞，還真是個志向遠大的富二代。

小米興奮的說：「陸玄還會看手相，算得超準的，老闆妳要試試嗎？」

「好啊！」琥珀對看相算命這類東西從來不信，只是怕掃了兩人的興，所以很爽快的伸出手。

陸玄低著頭，很認真的看著她的掌心。

從琥珀的角度，剛好看見他長而密的睫毛和高挺的鼻梁。不可否認，長相很俊美，而且是無公害無污染的那種，她不知不覺在心裡拿他和顧珣相比，顧珣的好看帶著些距離感，如冰似雪不易靠近；而陸玄身上卻有一種奇怪的氣場，會讓人想要靠近，尤其是鏡片後的一雙眼睛，會讓人情不自禁的被吸引。

陸玄抬起頭，說道：「妳的左右手一樣靈活，左手也會寫字。」

琥珀本來還以為他說什麼生命線事業線之類的，聽見他這麼說，有些驚訝，不過她左手會寫字小米也知道，極有可能他是從小米那裡打聽到的，所以她笑笑的又問：「還有呢？」

「妳以前在電視臺工作。」

琥珀心裡一驚，這件事可是連小米都不知道，她頓時被勾起了好奇心，問道：「還能看出什麼？」

陸玄指了指她的脖子，「妳的這塊琥珀戴了很多年，是妳父親送給妳的禮物。」

琥珀心裡的驚訝瞬間放大了一千倍。的確，她從有記憶起就一直戴著這條項鍊，父親特意交代過不能送人，不能弄丟，這件事除了姑姑一家，就只有顧珣知道。

陸玄望著她愕然的表情，問道：「準嗎？」

琥珀本來是全然不信的，此刻仍舊不信，但也不得不點頭，「很準。」

小米得意道：「妳看，我就說他很厲害吧，他替我算的也很準。」

琥珀偏頭一笑，「那他有沒有算出來妳喜歡誰？」

小米的臉一下子紅了。

琥珀好奇的問陸玄，「你是怎麼算出來的？」

陸玄神情認真的道：「商業機密，不能透露。」

琥珀撐著臉問：「對老闆也不能透露嗎？」

陸玄搖搖頭，「不能，我是個有原則的人。」

琥珀有些無言。

陸玄起身說道：「我要去做事了，204 的客人退了房，短短一個晚上她就能把房間弄得像是海嘯之後的沙灘，真是讓人肅然起敬。」

琥珀目送著陸玄上樓，低聲問小米，「他替妳算的真的那麼準嗎？」

「是啊，身高體重包括血型都算出來了，簡直活神仙。」小米一臉崇拜和愛慕。

琥珀摸著下頷沉吟，身高體重或許可以目測猜出來，可是血型卻不好猜啊。他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？

強迫症的好奇心被勾起來也是要命，她坐在院子裡的鞦韆上，苦思冥想了半天也沒有想通，起身上樓。

二樓除了員工房，共有六個房間，其中三間還空著，204 房的客人十一點退了房，此刻房門開著，應該是陸玄在收拾，琥珀好奇地走過去看，陸玄背對著她，戴著一副手套正在換床單。

讓人驚訝的是，他頂多比她早上樓十五分鐘，房間居然已經收拾得差不多了，他雖然有點怪，不過這種幹一行愛一行的態度還真是討人喜歡。

琥珀上了三樓，休息一會兒開始工作，翻譯資料的時候有點心神不定，總是想到顧珣要去相親的事，中午他肯定沒時間，必然是今天晚上，不知道他的相親對象是什麼樣的女人？會不會成功？

忙到傍晚，琥珀有點餓了，剛好聞到一股爆米花的香味，下了樓，果然看見小米在吃爆米花。這個小女生最大的愛好就是吃零食和看韓劇。

琥珀笑著戳了戳小米的手臂，「給我吃一點。」

小米受寵若驚，連忙和老闆一起分享她的爆米花。

琥珀一邊吃著爆米花，一邊拿出手機點開股票 APP，看了一眼行情走向，傅韶的直覺好厲害，大盤果然變動得非常厲害，她賣掉的股票跌了百分之七，幸虧早上跑得快，不然虧掉了一個車輪子也是滿心疼的。

這時，陸玄抱著一堆乾淨的枕頭套下樓，琥珀一見到他，蟄伏了一下午的好奇心馬上熱血沸騰，她招招手，「陸玄，再幫我看看手相。」

她是無神論者兼唯物主義者，不信亂七八糟的東西，就是因為不信，所以她更想證明他算得不準，也很想知道他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，除非他調查過她，不過她這種平民百姓有什麼值得調查的，用專業術語來說，完全沒有新聞價值啊。

琥珀伸出手掌等著。

陸玄卻微笑搖搖頭，「不好意思，第一次免費，第二次要收費。」

老闆還收費？看來他真的不打算長做，不過她還是問了價格。

陸玄將枕頭套往旁邊的椅子一放，伸出五隻手指。

琥珀開玩笑的問：「五塊？」

「五百。」

「好貴！」

陸玄正色道：「不貴，而且不準退錢。」眼鏡後面的眼睛很亮，卻很認真。

琥珀實在是好奇心快要爆棚，捅捅小米，「借我五百塊，我下樓沒帶錢，等一下還妳。」

小米還以為陸玄說要收錢是開玩笑的，沒想到她將五百塊遞過去，他真的收下了，還很快的放進口袋裡，這才很認真的看著琥珀的手掌。

「妳以前住在 T 城，十四歲的時候來到 S 市。」

琥珀難以置信的瞪大雙眼。一個人的掌紋怎麼可能會暴露出那麼多訊息？！這不可能！

反正不管她信不信，小米早就完全信服，看著陸玄的目光除了傾慕之外，還有濃濃的敬佩、敬佩、敬佩……

琥珀上下打量著陸玄，「如果我在民宿門口掛上一個牌子，內有神算帥哥一枚，會不會馬上爆滿？」

陸玄扶扶眼鏡，認真回道：「我覺得會。」

琥珀笑容一收，立刻從美少女化身孫二娘，兇巴巴的道：「會你個頭！我才不信！快說你到底怎麼知道的！」

陸玄攤開手掌，「五百塊，解密。」

敲詐啊！琥珀好想打他，可是實在是擋不住揭開謎底的誘惑，又向小米借了五百塊。他家裡不愧是做生意的，好懂得趁機賺錢。

小米眼睜睜看著鈔票又進了陸玄的口袋。

陸玄搖搖頭，「這麼簡單就賺了一千塊，地球人的錢真好賺。」

說得他是個高能外星人似的，琥珀好想揍他，「快說！」

陸玄扶扶眼鏡，「其實這一切簡單得就像是一加一。」

他的言下之意是指她智商低？琥珀深吸了口氣，這樣的員工也就只有她這樣胸懷寬廣的老闆忍得了啊！

「我是從民宿臉書上看到徵人啟事的，當時隨意看了看其他相關資訊，民宿臉書的好友只有十六個人，其中有一個是『舌尖上的 S 市』的主持人許荏苒，另一個名叫大王。」陸玄衝著琥珀笑了笑。

琥珀馬上就懂了，大王是她的個人臉書暱稱。

小米困惑的問：「什麼意思啊？」

琥珀摸摸她的頭，「小孩子不要多問，我上樓去拿錢還妳。」

竟然被一個小夥子給騙了一千塊，她這個當老闆的臉要往哪裡放？吓吓吓，簡直是奇恥大辱啊！

琥珀拿了一千塊下樓還給小米，看陸玄不在，忍不住提醒道：「小米啊，妳還年輕，千萬不要被美色迷惑了眼睛，要找一個合適又值得依靠的男友，那種古怪的男人，就算長得像一朵花兒，我們也不要採摘，遠遠的欣賞就好了。」

小米連連點頭，心裡卻不認可，好看的男人幹麼要遠遠的欣賞，放自己屋裡欣賞才安心嘛，不然就被別人摘走了。

琥珀苦口婆心的規勸完畢，便去院子要替花草澆水。

牆邊種了許多月季，姘紫嫣紅，靠近一點就可以聞到幽幽的香氣，琥珀拿著澆水壺，鬼使神差的又想起顧珣。現在他差不多要下班了，等一下應該就要去相親了，想到他那朵鮮花就要被別人摘走了，她心塞到花都澆不下去。

她坐到鞦韆上，拿起手機下意識的點開 Seek 的臉書。很遺憾，他沒有更新，不過相親那則 Po 文下方有人留言，名字一看就是顧曉珺。

小小君子：在哪兒啊？

Seek：芙蓉閣。

小小君子：祝你成功！

芙蓉閣！不是珍珠湖邊的那間飯店嗎？從民宿走過去頂多十分鐘。她眼也不眨的盯著手機，沒發覺陸玄來到她身邊。

「我晚上不在民宿吃飯可以嗎？」

她回過神，連忙回道：「當然可以啊！」

陸玄扶扶眼鏡，若有所思的道：「一千塊可以吃一頓不錯的。」

琥珀心念一動，站起來拍拍屁股說：「這一千塊是我付的，你得帶我一起去。」

他似乎不大樂意，正色道：「一千塊不夠兩個人吃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要不然我們少吃一點。」她笑咪咪的又道：「附近有間飯店很不錯喔，叫芙蓉閣。」

沒想到陸玄一口拒絕，「我不想去芙蓉閣，一千塊肯定不夠吃。」

琥珀哼道：「一定要去芙蓉閣，不然你晚上在民宿吃稀飯。」

他只好讓步，「那多的錢妳要出。」

她咬了咬牙，只能答應了，這個富二代也太會過日子了，這一千塊本來就是她的錢，好嗎？！

兩人走出民宿，步行到湖濱路上，陸玄停步要攔計程車。

琥珀馬上阻止，「很近，走路只要十分鐘。」

他扶了扶眼鏡，自言自語道：「看來要買輛車，以後出去比較方便。」

拜託給老闆留點面子好嗎？老闆還沒買車呢！

琥珀問道：「既然你這麼有錢，為什麼一定要在民宿打工？」

陸玄笑了，「就是因為有錢才可以在民宿打工啊，沒錢的話，那就要認真找一份工作，努力賺錢、規劃未來，妳說是不是？」

她承認他說的有道理，又問：「既然你有錢，幹麼老是想坑我的錢？」

「那是樂趣，小丫頭妳懂什麼？」

琥珀瞪大了眼睛，敢情他這是造反了，居然叫老闆小丫頭？！她板著小臉說：「不想叫老闆就叫我姊，我可是比你大。」

陸玄瞥她一眼，「我比妳大。」

「你不是才二十四嗎？」她可沒忘記他身分證上的出生年月日。

他一本正經的說：「我心理年齡比妳大。」

琥珀撇撇嘴，「別再跟我耍嘴皮子了，你老老實實叫我一聲姊就是了，誰跟你講

心理年齡，大家都憑身分證論大小的，好嗎？」

陸玄扶扶眼鏡，「反正是妳大就對了。」

她懶得再跟他爭論，正好這時兩人也走到了芙蓉閣。

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飯店，此刻夕陽西下，飛簷上還挑著霞光，裡頭燈火通明。這是珍珠湖邊最有名的飯店，類似於西湖邊的樓外樓，很多外地遊客慕名而來，平素飯店門口車水馬龍，極是熱鬧。

琥珀雖然在離這裡不遠的民宿住了一年，卻因為這裡人太多，從來沒來光顧過，她實在不喜歡太熱鬧的地方，相比起來，她更喜歡鼎城大樓頂樓的高檔餐廳朱頂。

朱頂也是走雕梁畫棟的中式風格，但每天只接受固定人數的客人，還要提前預約，所以絕不會出現芙蓉閣這樣吵鬧的情景。

她和顧珣的第一次約會，便是在朱頂。

料理美味自不必說，價格也是貴得離譜，不過去朱頂吃的並不是菜，而是情調和品味，朱頂的宣傳標語就是一以月色勾芡，以星光佐味。

因為今天她和陸玄來得比較早，芙蓉閣門口的車位還挺多的，她掃了一眼，沒有看到顧珣的車，看來他還沒到，如此正好。

服務生將他們請進去，進門的地方設了一個曲水流觴的迷你景觀，一池清水中漂著睡蓮，環境很優雅。

既然是相親，必定是要在樓上包廂，不會是在一樓的大廳，所以琥珀便在一樓靠近樓梯的地方找了個位置，她刻意坐在背對著大門的方向，面朝廳內。

陸玄指指裡面靠窗的座位說：「坐那裡比較好，可以看見水景和荷花。」

她微笑道：「你在民宿還沒看夠啊？我們那裡的房間不都可以看見水景和荷花？」

他沒再說話，坐到她對面。

桌上的青瓷盆裡種著纖巧的碗蓮，瓶中插的也是珍珠湖裡採來的紅蓮，暗香浮動。芙蓉閣的環境和風景已經算好的了，不過還是沒有朱頂好，琥珀心裡很感安慰，至少顧珣第一次和她約會，去的是市區最好的飯店。

陸玄拿起菜單，毫不客氣的開始點菜，魚丸、魚片、魚羹、魚頭，點了四道菜，全是魚。

服務生離開後，琥珀好笑的問道：「你屬貓的？」

他看看她，意有所指的道：「吃魚聰明，妳多吃點。」

三番兩次質疑老闆的智商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琥珀不滿的哼道：「有本事你算出明天的樂透大獎號碼給我。」

陸玄笑道：「就算算出來也不能告訴妳。」

算得出來才怪！她當然不信，只當他是嘴硬好面子。

她拿出手機，點開一張照片，將手機遞給陸玄。她手機裡存了不少顧珣的照片，背影最多，側面其次，正面最少，因為都是去年暗戀的時候偷拍的。

「你幫我個忙，等一下如果看到這個人，拜託偷偷拍張照片，拍他身邊的女人。」

陸玄接過她的手機，看了看，「妳男朋友？妳來捉姦？」

琥珀忙說不是，「朋友的哥哥，他今天來相親，我想看看他的相親對象。」

「妳暗戀他？」

她板著臉警告道：「不要打探老闆的隱私。」

他微微一笑，端起一杯茶，很用心的看著她身後經過的人。

他們坐的位子距離樓梯口有三張桌子，樓梯口又和電梯緊緊相鄰，不論是坐電梯還是走樓梯都能看見。

過了大約半小時，客人變多了，陸玄點的菜也陸陸續續上齊。

琥珀正在擦筷子，突然聽見身後傳來的對話聲——

「先生這邊請，請問有預定嗎？」

「有，姓顧。」

琥珀的心猛地一哆嗦，筷子差點掉了。

顧珣的聲音她永遠都不會聽錯，時隔一年，再次聽到這熟悉的聲音，她覺得汗毛都要豎起來了，緊張得嘴唇發白，她急忙在桌子下踢了一下陸玄。

陸玄左手拿著手機按了一下相機，右手拿起桌上的一瓶辣椒粉倒入琥珀面前的魚羹裡。

她立即打了個大噴嚏，隨即又連續打了四、五個，聲音不是一般的清脆。她對辣椒粉過敏，只要聞到一點點就會打噴嚏。

陸玄抽了張紙巾遞給她，「妳沒事吧，琥珀。」

本來她是想偷偷摸摸的窺探一下，結果弄出這麼大的動靜，而且該死的陸玄竟然還大聲地叫了一聲她的名字，顧珣要是沒看見她才有鬼！

琥珀窘到只想鑽到地縫裡，她懷疑陸玄是故意的！他在民宿裡對她都客客氣氣的，出來了竟然直呼老闆大名，而且往她魚羹裡撒辣椒粉是怎樣，她什麼時候說過她要喝辣味的魚羹了？

她不敢回頭，用紙巾捂住臉，假裝根本不知道顧珣就站在她身後不遠處，心裡暗暗期盼他趕緊上樓。

丟臉死了！

「琥珀！這麼巧，妳也來這裡吃飯？」

一個身材高挑的女人三步併作兩步走到桌邊，笑吟吟的和琥珀打招呼。

琥珀羞窘得只想推窗跳進珍珠湖裡。還能更巧嗎？顧珣相親的對象她竟然認識，是顧遠山得意門生董大為的女兒董琪，曾在顧遠山的壽宴上見過兩面。

還好今天是和陸玄一起來的，琥珀連忙起身，指著陸玄說：「民宿新來了一個員工，我請他吃飯。」

如此關鍵時刻，陸玄偏偏反駁道：「是我請妳。」

琥珀馬上瞪他一眼，他偏要在這時候開口嗎？

董琪對陸玄點頭笑了笑，算是打了個招呼，接著又看向琥珀說道：「我和顧珣訂了樓上包廂的位子，要不要一起上去吃？」

董琪都這麼說了，琥珀實在沒有辦法再假裝，只好鼓起勇氣往後看，該怎麼和他打招呼才好呢？是說「好久不見」，還是說一句「你好」就算了？緊張的心提到

了喉嚨，還是只說個「你好」吧，字多了可能會咬到舌頭。

不過她的擔心根本就是多餘的，當她頂著一張可以煎熟雞蛋的紅臉回過頭，才發現顧珣壓根就沒過來，高大挺拔的身影矗立在電梯前，背對著她，連看都沒看她一眼。

這態度完全將她視若路人，不，陌生人，或者說是仇人才對。

分手了繼續做朋友這種事顯然不是顧先生的風格，琥珀本來提著的心，瞬間掉落，啪噠一下摔得稀巴爛。

她尷尬的對董琪笑笑，「不了，謝謝。」

董琪友好的回以微笑，也不再堅持，轉身去找顧珣。

琥珀的目光不由自主跟了過去。

顧珣的穿衣風格素來簡單，但他的氣度和身材會將最簡單的衣服穿出氣宇軒昂的味道來，單看背影都會覺得帥得過分，分手這一年，她偶爾會想像和他再次相見的場景，唯獨沒有想到的是這一種，一個冷冰冰又倨傲的背影。

琥珀對著一桌子菜，什麼胃口都沒有了，莫名其妙的還很傷心。說起來他們好歹也是認識七、八年的朋友，怎麼這樣不理人呢？說句「你好」又不會掉顆牙，他這樣的態度……太絕情了。

陸玄扶了扶眼鏡，評價道：「兩人挺般配的，很有夫妻相。」

琥珀勉強勾起唇角，不想讓他看出來她此刻正心塞得半死不活。

他卻還繼續往她心口上撒鹽，「妳暗戀他吧？」

她憋不住了，索性直說：「他是我的前男友。」

陸玄的目光馬上變得很同情，「可是人家顯然已經開始了第二春，妳怎麼還沉睡在去年春天？」

琥珀絕不承認這一點，「我只是好奇來看看他相親的對象而已，沒有別的想法。」

他開始進行評比，「她個子比妳高，頭髮比妳長，嘴唇比妳豐厚，身材也比妳……豐滿。」

她對於這種胳膊肘往外拐的員工只想暴扁一頓。

陸玄笑了笑，「不過沒妳漂亮。」

聞言，琥珀稍感安慰，這還差不多。

然而他又狠心補刀，「但是漂亮也沒有什麼用，智商更重要。」

她又想暴打他了！

「還有，氣味很關鍵，妳應該知道有個詞叫臭味相投。」

琥珀微微一驚，最近讓她苦惱的最大問題就是男性的氣味，而她當初會迷戀上顧珣，也是因為他的氣味。

反正不管怎麼說，她現在就是心情很不好，吃不下東西，可是看到陸玄把四道菜都吃得乾乾淨淨，她困惑了，「你不是說你每頓飯都吃七分飽？」

「有好吃的就多吃點，不好吃的就少吃點。」

琥珀決定短時間內不要再跟他說話了。

結帳的金額不用想當然超過一千塊，剩下的錢全是她出。

離開芙蓉閣，琥珀朝停車場掃視一眼，顧珣的車還在，顯然相親還挺順利的，不然也不會在一起待這麼長時間，畢竟董琪不是初次見面的陌生人，兩人有很多話題可以聊，不至於冷場尷尬。

看來，這一次成功的機率非常高啊。

琥珀悵然若失的看著在燈光照射下的水面，波光粼粼，蓮花的香氣徐徐飄來。

陸玄忽然出聲問道：「妳會游泳吧？」

「當然會，我小時候住在靠海的城市。」

「那妳有沒有發現自己有特別的地方？」

「特別的地方？」琥珀想了想，笑道：「特別的地方就是，我爸教了我十分鐘我就學會游泳了，好像天生就會一樣，而且仰式蛙式自由式我都會。」

他頓了頓，又問：「那在水裡憋氣呢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妳下一次可以試試看不憋氣。」

琥珀沒好氣的瞪他一眼，這是什麼建議，讓她嗆死嗎？

陸玄很認真的說：「試試吧，或許妳有特異功能，只是一直沒發現。」

她從沒聽說過有這種特異功能的人，只當他是在唬她，不再理會。

回到民宿，琥珀回到三樓房間，打開電腦，依照慣例處理一些民宿的私訊和留言，接著繼續翻譯稿子。

八點半，她關了電腦，換衣服要出門跑步，下樓時，剛好看見陸玄正在院子裡掃地。不得不說，美男幹活的樣子也是滿賞心悅目的，就算是掃地的姿勢都風度翩翩。

琥珀打了聲招呼，從他身邊走過。

陸玄抬頭望著她，扶了扶眼鏡，即便是夜晚，那雙鏡片後的眼睛也是亮晶晶的，十分璀璨。

「妳的眉心有一片紅雲飄過，要不要算一卦？」

大晚上的紅雲飄過，呵呵，騙鬼呢！

琥珀上了一次當，當然不會再信，哼了聲，「不要！」

當她走出大門，聽到身後傳來情真意切的一聲召喚——

「免費的啊，老闆。」

免費的？那就聽他囉唆兩句，琥珀馬上停住腳步回過頭瞅著他，同時又忍不住暗罵自己好奇心太強的壞毛病。

陸玄用掃把拄著地，一本正經的說：「妳等一下會遇見一個熟人。」

「誰啊？」

他施施然伸出手，「一百塊。」

琥珀怒了，「你不是說免費嗎？」把人家的的好奇心勾起來卻不解開謎底，這是要害死強迫症還是要坑死強迫症啊？

「這是兩個問題啊，一是碰見熟人，二是熟人是誰，我說的是第一個問題免費。」

她狠瞪他一眼，走出了民宿，不理這個神棍。

夏天是珍珠湖一年之中最美的時刻，燈光灑在湖面上，好似萬千星光，涼風習習拂過，荷葉搖曳恍如群舞。湖濱路上除了散步的遊客，也有不少夜跑的人。

以前還住在傅家的時候，每天早上被傅炤拎起來晨跑，莫名其妙養成了習慣，後來搬到民宿，她便由晨跑改為夜跑，因為痛恨早起。

琥珀戴著耳機邊聽音樂邊繞著湖跑，跑到芳菲城社區附近時，發現社區圍牆東側新開了一家烤魚店，正在推吃一百送五十的活動，她扭頭多看了幾眼，這時，身後忽然傳來幾聲狗叫聲，她忍不住回頭看去，原來身後有段距離的地方有個人牽著一隻狗，她本來只是無意看看，誰知道那人轉身就朝著相反的方向走了。

她心裡一愣，那道背影怎麼這麼像顧珣？她轉念一想又不對，他今晚和董琪相親，現在說不定還在一起，就算相親已經結束，顧家在西城，他也不可能會在這裡出現，而且沒聽說他有養寵物。

她自嘲的笑了笑，果然是夏天來了又開始犯病，居然見到一個類似的背影都會想到他，她又繼續跑，突然想起陸玄說她會遇見一個熟人，心裡又是一動，莫非真的是顧珣？背影真的很像。

她心裡開始嘀咕，要不要乾脆給那個神棍錢，問清楚究竟是誰？

回到民宿，陸玄正在和小米說話，見到琥珀進來，他笑吟吟的問道：「我說的沒錯吧，是不是碰見熟人了？」

琥珀心裡癢得要死，想知道是誰，但是她決定戰勝自己，於是她瀟灑的揮揮手上樓，堅決不給神棍騙錢的機會。

打開房門的密碼鎖，她進了房間，去浴室洗澡，洗好澡後，她拿起桌上的琥珀項鍊正要戴上，忽然覺得有點不對勁。

這條項鍊除了運動時，她幾乎從不離身，方才出門前換衣服的時候拿下來，她記得很清楚琥珀墜子在上面，鍊子在下面，怎麼現在反過來了？如果是別人，大約會記錯或是放錯，但是對於她這種強迫症患者來說，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，她所有的東西都放得整齊，從不打破設定的規則，比如書架一定是矮的書在左邊，高的書在右邊；喝水的杯子，一定是把手在右邊，不會是左邊；就連鞋子也一定要整齊排好隊，全部鞋尖朝裡，絕對不會有一隻鞋尖朝外。

琥珀掃視房間一圈，所有東西都安然無恙，沒有人進來過的痕跡。她房間是密碼鎖，除了她自己沒人知道密碼，而且民宿每一層的走廊裡都有裝設監視器，她打開電腦察看監控紀錄，畫面中除了她，沒有人經過她的門前，自然也不會有人進來。難道是偶爾失手一次，放錯了？

最後，她決定不再拘泥這個問題，一定是因為今晚在飯店遇到了顧珣，讓她有些心神不寧，她戴上項鍊，忍不住又去看了顧珣的臉書，他只 Po 了「OK」。

這代表什麼意思？相親很滿意，大功告成？

琥珀做了幾個深呼吸，推開窗戶，眺望遠處。

民宿緊鄰著珍珠湖，夜晚特別涼爽，她住的這間套房，是位置和通風最好的，晚上根本不用開冷氣，晚風穿堂而過，吹著紗簾輕輕揚起，珍珠湖在夜色中一片黑茫茫，湖堤上的燈光微弱的閃動著忽悠悠的光點。

發了好一會兒的呆，她覺得是時間該睡了，偏偏她再次為了一個單字失眠，翻來覆去睡不著，忽然想起來在芳療館裡拿回來的精油，於是從床上爬起來在薰香燈裡滴了幾滴薰衣草精油。

沒想到精油對她非常有效，很快入眠，而且還作了奇怪的夢。

夢裡的場景彷彿是個水底世界，房屋建築都在水中，透明的街道，腳下清晰可見游來游去的魚和隨著水流擺盪的水草，而她被一個年輕女人抱在懷裡，夢裡的她，一直喊那個女人媽媽……

翌日醒來，琥珀並沒有馬上起身，躺在床上回想著夢境。

她十四歲之前和父母住在 T 城，的確是個海濱城市，也有海洋公園，但是絕不是夢裡的那個樣子，而且那個女人也絕不是她去世的母親蘇惠，她會作這樣的夢，難道是潛意識裡太過思念母親？

待回過神來，她拿起手機一看，竟然已經上午十點了，她嚇了一跳，趕緊起床工作。

吃過午飯，原本晴朗的天氣突然下起大雨，琥珀換好衣服，等著許崢嶸來接她去拍賣會。

傅炤最沒有耐心等人，所以他的朋友也都自動自發地養成了守時的好習慣，不過從今天的天氣來看，許崢嶸不大可能準時。果然，兩分鐘後，許崢嶸打電話來，說路上嚴重塞車，他晚一點才會到。

琥珀要他別急，慢慢開，安全第一。

可是許崢嶸一個大男人急得聲音都帶著哭腔，「要是沒趕上拍賣會，傅炤一定會揍死我的。」傅炤在他那群朋友中是老大，積威難犯。

她忍不住笑道：「怎麼會呢？他人在北京，又沒有隔空打人的本事。」

「回來後還不是要秋後算帳？」許崢嶸重重嘆了幾聲，結束了通話。

琥珀想他沒這麼快，便在露臺上泡了一壺茶，對著一簾雨，耐心等待。

今年的雨水格外充沛，這已經是入夏之後的第三場雨。珍珠湖煙霧氤氳，霧濛濛如水墨畫就，縱然雨絲綿密，湖邊長堤上依舊有不少撐傘漫步的遊人。

斜風細雨飄進露臺，淋溼了半張茶桌，鼻端瀰漫著茶香，還有房間花瓶中一朵半開百合的香氣……這樣的天氣最適合宅在屋裡，無論是喝茶、看書，還是睡一場美美的午覺，都是一種享受，無奈等一下還要出去替傅炤跑腿。雖然不想去，可是她和許崢嶸一樣，被傅炤從小到大使喚慣了，完全失去了拒絕的能力。

眼看時間差不多，許崢嶸也該到了，琥珀拿著手機下樓，恰好這時，吱的一聲，許崢嶸的車急煞停在大門口。

幾步路遠，琥珀懶得撐傘，跑出去飛快拉開車門。

被塞車折磨了一路的許崢嶸無精打采的趴在方向盤上，腦後時髦的小辮子翹得老高，透著一股莫名的喜感，她惡趣味的揪了一下。

許崢嶸對自己的小辮子向來寶貝得要死要活，要是平時，一定氣得跳腳，可是今天時間緊急，他沒空和她計較，急切的催促道：「快快快，要是沒買到那把扇子，傅炤非把我烤了吃！」

琥珀調笑道：「你這種身材烤來吃太柴了，還是用燉的比較好。」

他沒空和她鬥嘴，呸了一聲，急吼吼啟動車子。

兩人趕到永安大酒店，幸好時間剛好，不算遲到。墨香社在這裡舉辦了一場小型的書畫扇畫拍賣會，由於拍賣的沒有什麼名家大作，來人並不多，而且大部分都是男人。

琥珀落坐之後，隨意掃了一眼全場，視線瞟到右前方時，剛好有個人在此刻回頭，和她的目光好巧不巧地撞上，讓她的心跳驟停。

她萬萬沒想到會在這裡碰到顧珣，但是轉念一想，又覺得在這裡碰到他真是太正常不過。

她忙不迭地垂下目光，等再次抬起頭，顧珣早已轉回頭，她後悔自己下意識的躲避行為，她應該大大方方的對他微笑才對，不過看他的樣子，顯然也不想理她……唉。

她心塞地翻開手中的拍賣畫冊，傅炤要的畫扇，扇面畫著一叢牡丹，一隻小貓隱在花叢中，作勢要去撲花上的蝴蝶，構圖生動活潑，透著一股憨態可掬的意趣。都說男人花心，但也有專一如傅炤者，八年如一日的暗戀喬安琪。喬安琪優秀漂亮，追求者甚眾，傅炤雖然條件不錯，但沒有必勝的把握一直不敢貿然行動，這些年來從未正面發動攻勢，始終採取曲折迂迴路線，比如，顧遠山的壽辰，他很用心的準備賀禮，不光是因為顧遠山是他的乾爺爺，更是喬安琪的外公，而顧珣來此，肯定也是為了祖父的生日禮物做準備，顧老先生很喜歡收藏畫扇，大家都知道。

拍賣進行到最後，才輪到那把小貓撲蝶的畫扇，因為畫家名氣不大，許崢嶸覺得這是囊中之物，但越是有把握的事情，越容易出現意外。

畫扇的起拍價不高，許崢嶸發現場上只有一個人和他競價，便好奇地伸著脖子去看，從他的角度，只能看見那人的側面，五官不詳，穿著一件白色襯衫，袖子很隨意的卷起來，看樣子應該是個年輕人。

競買者只有一個，許崢嶸越發覺得勝券在握。誰知對方一副財大氣粗的架勢，每次加價都以萬計，不像許崢嶸成千的往上加，這種財大氣粗以勢壓人的做派，氣得許崢嶸恨不得撲過去把對方給揍一頓。

許崢嶸頓覺不妙，扭頭看向琥珀，卻發現她在低頭傳訊息，一口老血差點沒噴到前排大叔的腦殼上。這功夫妳還有空玩手機，分分鐘都是錢啊，大姊！

傅炤誓在必得，許崢嶸當然不能輕易放棄，只好繼續往上加價。

眼看拍賣價格和起拍價越拉越遠，要不要繼續是個難題，許崢嶸急得一頭汗，用手肘頂了頂琥珀，「加不加？」

琥珀也急，剛才她傳訊息給傅炤請示，可是關鍵時刻他竟然關機！這可真是急死人了！她在腦海中回憶了一下傅炤交代的原話，「一定要買到！價錢高一點沒關係」，確認自己絕對沒有一個字記錯，便點點頭，「加。」

最終，這把畫扇被許崢嶸拿下，但是價錢比傅炤的預算高了一倍，雖然錢不是許崢嶸出，可也還是肉疼得不行，兄弟的錢也是錢啊！

競買者站起身的同時，臉終於轉了過來，是一張極其出色的年輕面孔，目光從許崢嶸這邊一掠而過，絲毫未作停留。

琥珀提了半個小時的心，此刻終於緩緩緩緩的放了下去，轉瞬間卻又堵得厲害。他竟然連看都不看她一眼！就算分手了不能做朋友，做個路人也可以順路看一眼嘛，轉身的時候視線順便掃一下不行嗎，為什麼非要這麼無視，不屑一顧視為空氣，這算什麼？！

許崢嶸平素顏控得厲害，但此刻心臟劇痛，導致審美觀扭曲，看著此人異常的不順眼，仗著距離遠，對方聽不見，他咬牙切齒，惡聲惡氣的撂下狠話，「老子想抽死他！」

琥珀吸了吸鼻子哼道：「你要是敢抽他，一定會死得更難看。」

許崢嶸掙掙著表情問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傅炤拍下這把扇子就是為了送給喬安琪的外祖父做壽禮。」

他擰著袖子又問：「那又如何？」

「喬安琪的外祖父，就是那個人的祖父。」

許崢嶸一臉茫然，「什麼意思？」

琥珀很無語的看了一眼許崢嶸，解釋道：「他是喬安琪的表哥顧珣。」

他悻悻地哼了一聲，才後知後覺的問：「妳認識他？」

許崢嶸高中畢業就被父親送出國念書，年初才回來，很多事情都不知情，許荏苒對好友很護短，嚴格保密琥珀去年夏天的渣行為，連自家親哥都沒有提及。

她點點頭，「有句話叫知己知彼百戰百勝，這幾年我替傅炤搜集了喬安琪的所有情報，七大姑八大姨、外公祖母、閨蜜死黨，當然，表哥也不會漏掉。」

許崢嶸嫉妒得眼睛都紅了，嘖嘖，看看人家這妹妹，對哥哥多麼的盡心盡力，鞠躬盡瘁，哪像許荏苒，對他的終身大事壓根屁都不管。

他十分不解，「既然你們認識，他怎麼還和妳搶？」

好歹琥珀是個女人，而且還是個非常漂亮的女人，此人應該有紳士風範讓著她才對。

琥珀苦笑道：「他雖然認識我，卻不會讓著我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她不大想說，「這個……說來有點話長。」

無奈許崢嶸向來是個直腸子，聽不懂她的言下之意，在國外待了幾年，性格更加直爽，他睜大眼睛等待下文，「沒關係，反正我時間多，妳就說吧。」

琥珀真想翻白眼，但又有點不好意思，吞吞吐吐的說：「我曾經……追過他。」

他立刻瞪圓了眼睛，氣哼哼的道：「我怎麼不知道？妳真是太不夠意思了，我既是妳哥的好朋友，又是妳好朋友的哥，妳居然瞞著我？！」

她馬上喊冤，「去年你還在美國，難道我要打越洋電話向你報告我的感情問題？」

許崢嶸想了想，她這麼說也是，便不再追究她的隱瞞之罪，追問道：「然後呢？」

「然後……就在一起了。」

他迫不及待的又問：「再然後呢？」

「在一起三天就分手了。」

許崢嶸以為自己聽錯了，「三天？」

琥珀點點頭，「嗯，三天。」

他被這樣的神轉折給弄懵了。「為什麼？」

她嘆了口氣道：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好像突然沒了感覺。」

許崢嶸錯愕的張著嘴，「妳這是在耍人嗎？」

「你說我是不是有病？」琥珀望著他，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波光瀲灩，那眼神是實打實的很苦惱。

的確是有病，簡直就是神、經、病！許崢嶸差點脫口而出，硬生生又嚥了回去。別看傅炤把她呼來喝去當小丫頭使喚，但素來是只許自己欺負，絕不許別人欺負，對這個表妹比親妹還要護短，再說，她還是許荏苒的好朋友，在傅炤和許荏苒的雙重淫威之下，他哪敢對琥珀大放厥詞，只好昧著良心吐槽顧珣，「他不就是被妳甩了一次嗎，有必要這麼小心眼嗎？老子都被杜若涵拒絕了七、八十次了，也沒像他這麼小氣！」

琥珀倒不認為顧珣是小心眼，存心和她鬥氣，他應該是誠心想買畫扇送給祖父當壽禮，倒是他們有橫刀奪愛的嫌疑，不過幸好這把畫扇過幾天還是會送到老先生手裡。

辦完手續付了餘款，許崢嶸一副割了肉的表情，一路上嘮嘮叨叨，「反正不管是顧珣買還是傅炤買了這把畫扇，都是送給顧老先生的，抬得價錢這麼高，這不是白白便宜賣家嗎？」

「這你就不明白了，一擲千金為紅顏。傅炤花得越多，越證明對喬安琪是真愛。」

他翻了個大白眼，「多花了一倍的價錢，妳不疼啊？」

「花的是傅炤的錢，我當然不疼啊！」其實她疼死了，都夠買一輛車呢。

許崢嶸瞪著眼睛，「喂！妳到底是不是傅炤的妹妹啊？」

琥珀笑道：「當然是啊，不過不是親的。」

他無語看天，看來以後要對親妹妹許荏苒好點。

離開永安大飯店時，雨已經停了，許崢嶸去開車，琥珀因為嗅覺敏感，特別不喜歡地下停車場的味道，便站在路邊的臺階上等他。

雨後初霽的天空分外明淨，居然還出現彩虹，好難得一見的景致，琥珀看著天空，視線落下來的時候，剛好看見馬路對面的國貿商城停著一輛白色轎車，正巧就是顧珣的那一款，她心念一動，眯起眼睛看了看車牌號碼，果然很熟悉。

彷彿是要驗證她的猜測，車門突然被打開，顧珣下了車，她本想立刻收回目光，奈何眼球有點不聽使喚，被他挺拔頎長的身形給勾住了，還好他面對著商場大門，背對著她，並沒有朝馬路這邊看，她也就任由目光在他身上放肆纏綿。

他早就出來卻沒有離開，顯然是在等人，果然，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孩走到他面前。

琥珀仔細一看，那個女孩她也認識，是顧曉珺的閨蜜唐貝貝。

現在的女孩發育得真好，二十歲的年紀，身高差不多一七五，豐滿的胸脯，一臉膠原蛋白，穿著一件超短裙，兩條腿長得逆天。

琥珀心裡莫名發酸，真的好青春啊，她的外表看起來雖然只有十八，可是實際年齡已經有二十五了，這種騙得過別人騙不過自己的感覺真的好討厭啊！

唐貝貝顯然是剛大採購完，手裡提著好幾個紙袋，顧珣替她打開後車廂，轉身之際，視線忽然抬起來，眼看就要看到馬路對面的自己，琥珀心頭一跳，慌得急忙轉身，頓時，鼻子一陣劇痛，當場飆淚。

就在狼狽不堪之際，許崢嶸的車子及時雨一般開了出來，琥珀匆匆拉開車門，逃一樣上了車，催促著他快點開車。

許崢嶸扭頭看她一臉眼淚，嚇了一跳，忙問她怎麼了。

琥珀捂著鼻梁，嗚嗚的道：「撞到樹了。」

他受不了的嘲笑道：「這麼大的人了，能搞成這樣實在不容易。」

車子開到大路上就遇到了紅燈，許崢嶸停車等候。

琥珀揉著鼻子，忽然從後視鏡看到一輛白車越來越近、越來越近，最後和許崢嶸的車子並排停在一起。

竟然是顧珣的車。

天哪！她急忙抽了張衛生紙擦眼睛，可別讓他誤會她是因為和他重逢，激動還是難過得落淚。

雨後空氣清新涼爽，不用開冷氣，所以兩輛車都沒關窗，顧珣距離她很近，對她這種嗅覺敏感，夏天尤其敏感的人，顧珣身上熟悉的味道還有唐貝貝身上的香水味她都聞得一清二楚。

她緊張得都不太敢呼吸，更不敢扭頭，只敢用眼角餘光偷瞄顧珣，不過他並未轉頭，保持目不斜視的姿勢。

依舊是被不屑一顧的視為空氣，心塞。

紅燈顯得格外漫長，本來就這麼相安無事就好，偏偏這時候許崢嶸開口了，「怪不得他一個勁兒的和我競價，敢情是和妳有過節啊，這要是我，也得找個機會報個小仇。」

琥珀急忙轉頭阻止道：「別說了。」

許崢嶸完全不知道顧珣的車子就在自己右側，自顧自的又道：「說說而已，他又聽不見。」

這麼大嗓門，聽不見才怪！琥珀窘得想要鑽到車底了，急得拍了他手臂一下。

神經大條的許崢嶸還沒意識到什麼情況，仍大發感慨，「一個大男人被女人甩一次倒也沒什麼，重點是被人追了再用，實在太可恨了，要是我，一定也會恨死妳。」

琥珀真希望手裡能變出一塊痠痛貼布，直接封住他的大嘴巴。

終於，紅燈變綠燈了。

身邊一道白影刷一下超越過去。

琥珀一直看著白車消失在車流中，心裡有種說不出來的悵然和失落，還有淡淡的酸味。

唐貝貝會不會是他的新女友？

她正在思忖這個可能性，手機響了，她拿起來一看，是傅炤打來的。

他終於開機了，可是拍賣會結束了。

她一接起，傅炤便開門見山的問畫扇買到了沒有。

琥珀回道：「你交代的事情我們哪敢不照辦啊。」

傅炤問：「多少錢？」

琥珀報了價錢，電話那頭瞬間響起了一聲雷，「妳瘋了嗎？！」

她被震得耳膜嗡嗡作響，反問：「不是你說一定要買到，價錢高一點沒關係嗎？」

「我說的是多一點沒關係，多了這麼多是一點嗎？多一倍是一點嗎？！」

「可是我傳訊息給你你不回，打電話給你你又關機，我有什麼辦法？」

「老子開會手機關機啊，妳自己不會動動腦子想一想嗎？豬！」

琥珀氣得吐了口氣，耐著性子解釋，「價錢翻倍，是因為顧珣也來買這把畫扇。」

她以為提到傅炤未來的大舅子他會消消氣，誰知他反而更加生氣，「顧珣想要，妳就給他啊，反正他買了也是送給顧爺爺的。」

琥珀真的很無語。其實當顧珣參與競拍的時候她心裡也很猶豫，所以才會想要聯絡傅炤，詢問他的意見。

「妳趕緊去找他，把畫扇讓給他。」

她以為自己聽錯了，「讓給他？」

「對！」

琥珀氣得直接掛了電話，心裡發狠以後再也不替這個神經病跑腿了。

傅炤又打來，她任由手機響了一會兒才接聽。

「剛才是我太急躁，回去請妳吃飯，好嗎？」傅炤期期艾艾的說：「剛才我不好意思跟妳說，這兩天我的財務狀況突然有了點問題，妳看一下股票就知道了。」

琥珀點開股票 APP，嚇了一跳，這是什麼情況？上百支股票跌停？！昨天股市下跌她還沒太驚詫，畢竟指數一口氣漲了幾百點，個股也都紛紛漲了一成，然而今天卻太不正常了，開盤就滿屏全綠，指數幾乎是以洩洪的狀態飛流直下，個股更是慘不忍睹，爭先恐後的跌停，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，尤其是在牛市行情中，一直都是形勢一片大好，怎麼突然來個驚天逆轉？

幸好她聽了傅炤的話，昨天一開盤就清倉了所有股票，否則兩個跌停板，兩個車輪子都沒有了。

傅炤懊惱的說：「我昨天本來要賣股票，但是一大早趕飛機忘了，等下了飛機一開手機，股票已經跌停，為了減少損失，我今天又買了一點，誰知今天又跌停。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琥珀一聽也急了，他的資金和她根本不是在同一個層級，有時候一天的波動就是一輛車。

傅炤又道：「本來套著也無妨，但是我還有融資，萬一股票跌得厲害無法止損，我就必須要增加保證金，所以手裡的現金不敢亂動，妳明白嗎？」

琥珀當然明白他的積蓄幾乎全在股市，昨天補倉之後估計手裡也不會剩下太多錢。

「剛好畫扇顧珣要，妳就轉賣給他吧，不過妳可別說是我買了又不要。」傅炤的聲音有點窘迫，「要是傳出去就太丟臉了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我不會說出去的。」琥珀懂得他的心思，這件事挺沒面子的，當然不能讓喬安琪知道。

「那妳趕緊去找顧珣吧。」

結束通話後，琥珀握著手機，像是拿著燙手的山芋。這種要求對她來說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啊，她得要有多大無畏的勇氣才敢去找顧珣……對了，還要配備一張比去年夏天還要厚的臉皮……唉。

第三章 情竇遲開

回到民宿，琥珀一臉愁容的走進院子，陸玄正坐在鞦韆上撥弄吉他。

小米一臉興奮的說：「彈一首『綠光』吧。」

聞言，琥珀急忙說道：「別帶綠，要彈也是紅蘋果紅太陽映山紅。」

陸玄停了手，笑吟吟的望著她，「股票跌停了，是吧？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我無所不知。」陸玄攤攤手。

琥珀撇撇嘴，「那你覺得股市會怎麼走？」

「會暴跌，而且是你們想像不到、有史以來最慘烈的暴跌，很多人會爆倉破產，估計不少人會跳樓吧。」

琥珀嚇了一跳，神棍的臉色無比嚴肅，不像是在胡說八道。「真這麼嚴重嗎？」

「要不我們賭一百塊，明天如果沒有五百支股票跌停，我賠妳一千。」

琥珀這會兒哪有心思和他打賭，她只想著該如何幫傅韶的忙。拍賣會上和顧珣針鋒相對爭搶抬價，轉眼就說不要了，讓給你行不行，這不是神經病嗎？他該不會是認為她是故意的，為了惹他關注，或是為了找機會復合？她越想越不敢打給顧珣，心虛的把手機扔到一邊。

傅韶彷彿有千里眼，立刻傳來一則訊息—

死丫頭，妳要是見死不救，我就死給妳看！

然後是三把血淋淋的刀的圖。

為了傅韶，她也只能厚顏無恥的豁出去了。

她鼓起勇氣，撥出電話，過了好半晌，手機那頭的人終於接聽了，還「喂」了一聲。

「你好，我是琥珀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久違的聲音一如既往的好聽，只不過語氣淡得彷彿白開水，她其實做好了一報上大名電話被直接掛斷的心理準備，所以這個待遇已經好到超乎想像，當即鼓起勇氣問他晚上是否有空。

顧珣沒有回答她的問題，而是反問道：「有事嗎？」

「我想要請你吃飯。」話說出口了，琥珀緊張到心臟都要跳出來，一手緊握著手機，一手捂著胸口，神經質的擔心急促的心跳聲會被他聽見。

顧珣頓了頓，這才說道：「我記得分手的時候妳還特意傳了一通訊息給我，說不打擾是最後的溫柔。」

琥珀條地臉頰滾燙，若不是為了傅炤，她一定沒臉再繼續說下去。

「以前的事，很抱歉。」

「一年之後才道歉？」

琥珀羞窘得再也發不出聲音，看來這頓飯鐵定請不成了。

誰知道顧珣沉默了片刻，說道：「晚上七點在朱頂。」

琥珀頓時鬆口氣，可是一聽是朱頂，她那口氣又立刻提起來，下意識的問道：「能不能換個地方？」

「那就算了。」依舊是平靜淡然的語氣，卻毫無商量的餘地。

琥珀馬上讓步，「好吧好吧。」

唉，這下要大失血了呢。

晚上六點半，琥珀叫了輛計程車，哪知今晚街上格外壅塞，直到七點半計程車才開到目的地。

琥珀進了電梯，從手拿包裡拿出一管口紅，在唇上抹了兩下。像她這樣麗質天生的大美人，根本不需要化妝的，可是她一緊張嘴唇就會發白，必須掩飾一下。電梯一直上到頂樓，放眼望去，整個 S 市都踩在腳下，璀璨燈光彷彿一張巨大的星星毯，鋪陳在眼簾之下，高樓的晚風格外輕狂，吹起她寬大的長裙裙襬，翻飛如蝶。

走到走廊盡頭，她一眼就看見了顧珣。

他雙手撐在朱紅色欄杆上，長身玉立，只是一抹背影，卻氣勢奪人。

琥珀心跳如雷，史無前例的緊張，甚至不知道該如何邁出腳步。

顧珣轉過身來，背後是萬千紅塵燈火，他的身影彷彿立在星光之中，給人耀眼炫目之感。

她下意識地眯起眼眸，彷彿這樣可以減少視覺上和心理上的震撼。

他望著她，恍若電影裡的慢鏡頭，目光清澈到微寒，她如同被拷在聚光燈下，全身血液都要沸騰了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來晚了。」她因為太過緊張，聲音有些飄忽。

「沒關係。」顧珣眸光沉靜，語氣客氣禮貌，彷彿前塵往事皆已忘記，只和她是普通朋友或是點頭之交。

這個反應大大出乎琥珀的意料之外，前兩次碰面他看都不看她一眼，也不打招呼，她還以為他有多仇恨她，所以來時緊張到不行，設想著各種不堪的待遇，沒想到他竟然如此客氣，保持一貫的謙和氣度。

琥珀跟著他身後走進去，一路輕飄飄，彷彿踏在雲端。她不想來此，不僅是因為貴，還因為這裡曾是兩人第一次約會的地方。

室內布局依舊，桌上也依然放著一朵盛開的香檳玫瑰，對面的顧珣，時隔一年，絲毫無變，依舊是丰神俊逸，讓人難以移開目光。

舊地重回，卻物是人非，未免有點尷尬。

她低下頭，假裝整理裙角，身邊的手拿包裡放著今天下午拍到的那把畫扇，心裡想著該怎麼開口。這實在是個要命的難題。如果是別人的事，她肯定置之不理，

可是幫傅炤，她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，畢竟傅炤是姑姑和姑父唯一的兒子，幫他就等同於報恩。

服務生分別替兩人斟了一杯綠茶，是上好的兩前茶，色碧湯清，淡香盈鼻。

「謝謝。」顧珣對服務生頷首道謝，聲音溫柔，十分有禮。

這正是琥珀欣賞他的地方，他雖然優秀出眾，卻從不恃才傲物盛氣凌人，對人溫文爾雅謙和有禮，即便是對陌生人都有一份寬容誠懇之心，那麼，他或許已經原諒了她去年的少不更事？

少不更事這個詞在她心裡輕輕打了個轉兒就被一巴掌拍飛，用這種詞來形容，連她都要唾棄自己。

二十四歲實在不能算是「少」，雖然是初戀，可是除了姑姑、傅炤和許荏苒，恐怕無人肯信。人人都道她美若天仙，肯定情感經歷豐富，誰會信她直到二十四歲才開始第一場戀愛，就像她說自己有病一樣，鬼都不信。

她壓下心裡亂紛紛的念頭，把菜單翻開請顧珣點菜。

「妳點吧。」顧珣很有紳士風度把點菜權交給她。

第一次約會時也是她點菜，她那時剛剛追到他，心裡不知道多快樂，看到菜單上的各色美食佳餚，心裡想的卻是，有情飲水飽啊，和他在一起，吃糠嚥菜也沒關係，誰知道過了幾天就……

他說的對，一年後才道歉的確是晚了，顯然也說不通，所以這頓飯明顯另有所圖，愧疚之下，她一口氣點了六道菜，以示賠禮道歉的誠意。

向服務生點完了菜，她偷偷看了一眼顧珣，比起她的心神不定，他神色從容淡定，看不出任何情緒起伏，低著頭在挽袖口。

如此秀色可餐又才華出眾的男朋友，她去年怎麼捨得拋棄呢？一定是被馬桶蓋夾了頭！她後知後覺的後悔，後知後覺的難受。

一股似有若無的氣息從對面傳過來，她忍不住深嗅一口氣，非常奇怪，她入夏之後嗅覺敏感到可以聞到不同人的體味，但是顧珣身上的氣息是迄今為止唯一讓她沉迷到無法自拔的味道。她不懂為什麼獨獨對他的氣息如此敏感，好似武俠片中的迷香或是迷藥，只要靠近他就會心跳加快，意亂情迷，愛如潮湧。

至於為什麼會分手，好像也和這個有關係，她突然間嗅覺變得正常了，聞不到異性的荷爾蒙氣息，對顧珣的味道不再神魂顛倒，然後突然來了大姨媽，那個月的量多得簡直像血崩一樣可怕。

她情緒暴躁，心神不安，睡眠極差，繼而感覺談戀愛好累，很無趣，於是草率的提出分手，事後回想，她覺得自己那段時間真像個莫名其妙的神經病。

對顧珣，她心裡一直很抱歉，所以這一年來刻意躲著他，甚至連顧曉琿和喬安琪都覺得無顏面對她們。

顧珣抬起眼簾，剛好對上她懺悔的目光。

琥珀連忙微笑，「今天我陪朋友去永安，沒想到會碰見你。」

「我也沒想到。」

他雙手交叉，很隨意的放在桌上，捲起的袖子露出修長結實的前臂。若是一般人

這麼做，可能會顯得不夠優雅，偏偏在他身上，就是說不盡的風流倜儻，儒雅從容。

他的手是男人中少見的好看，骨節修長，肌膚白皙，但並不給人文弱之感，可是去年夏天他牽她的手的時候，她居然覺得好熱，甩開了。

琥珀眼也不眨的望著，但旁人若是以為她是在驚豔他的手，那就錯了，對有強迫症的人來說，問題的重點不在於他的手，而是在於他的袖子。

那兩隻袖子捲得完全不對稱，一高一低，一長一短，讓人好不舒服啊！

顧珣注意到她直勾勾的視線，不解的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琥珀馬上回道：「你的袖子沒捲好，一邊高一邊低。」

若是一般人聽到這樣的話，可能會從善如流的將袖子捲好，盡量讓兩邊對稱，偏偏顧珣用無所謂的語氣說了句「沒事」。

怎麼會沒事？！很有事！她難受得坐立不安，兩眼直瞪著他的袖子，恨不得用眼神發功，將那兩隻袖子捲成一樣高。要是去年，她早就撲過去幫他捲好了，可是今年他已經不是她的男朋友，還能不能動手是個問題。

他似乎感應到了她的怨念，終於高抬貴手，整理了一下不對稱的袖子，不過是將本來就捲得比較高的袖子又往上捲了捲。

琥珀強迫自己垂下視線，心裡默唸眼不見為淨、眼不見為淨……

顧珣端起杯子喝了口水，說道：「很奇怪，一年都沒碰見妳，最近幾天卻接連遇到。」

「是啊，真巧呢！」她有些心虛，相親那天她是刻意過去的，可是今天的拍賣完全是巧遇。

他看著她，又道：「這種情況和去年有點像。」

琥珀倏地紅了臉，她當然知道他這話是什麼意思。

去年夏天她三天兩頭和他「偶遇」，就連他公司招聘，她都「碰巧」去了，剛好她才從電視臺辭職，找工作也是天經地義的理由。當然了，去應聘的結果是理所當然被人事部拒收，因為專業領域完全不符合，於是她很「無奈」地去顧珣辦公室找他「通融」一下。

顧珣看完她的簡歷，笑了，「對不起，我們公司是要應徵遊戲設計師和美工，不需要翻譯。」

琥珀滿懷希望的說：「我可以當祕書啊！」

「我已經有祕書了。」他指了指外面，沒錯，是個男祕書，叫周一鳴。

她打聽過了，周一鳴是他母親周嘉怡的親戚，按輩分要叫顧珣小舅。

琥珀十分失望，為了追顧珣，她連著看了十幾本愛情小說，其中有一本叫《一千零一戀》，男主角就把女主角安插在自己辦公室裡當祕書，各種的近水樓臺，各種的甜蜜溫馨，她覺得這是個很好的招數，但是很遺憾，他不收。

她不死心，又問：「那你徵不徵女友呢？」

顧珣臉上的笑容忽然就化了，怔然望著她，表情說是震驚亦不為過。

琥珀厚著臉皮問完，沒想到他會是這樣的反應，她窘得連簡歷都沒拿走，轉身走

人。

然而愛情的力量很偉大，她只不過挫敗了一晚，第二天上午就精神抖擻的又去了錦城大廈，然後又和顧珣在電梯裡「偶遇」，嗯，她是去他公司樓上的那家公司應徵。

沒錯，去年和他見面的頻率就是這麼頻繁，為了追他，各種偶遇、碰巧她都做了，但今年她真的不是故意的，真的是碰巧。

顧珣也沒有繼續這個話題，話鋒一轉問道：「妳找我應該不是為了吃飯吧。」琥珀臉皮微熱，索性直說了，「今天下午拍下的那個畫扇，我能不能轉讓賣給你？」她想他應該會很意外她提出這個要求，說不定還會覺得她有毛病，可是他的反應非常鎮定，波瀾不興，望著她淡淡一笑，「一旦到手就沒什麼意思了，對嗎？」她自然聽懂了他話中有話，白皙的面孔一下子漲得通紅，馬上否認，「當然不是！」顧珣凝睇著她，眸光如一把光劍，快要刺破她的面皮。

琥珀紅著臉解釋道：「這畫扇不是我買的，是下午和我一起去拍賣會的那個朋友，他叫許崢嶸，是傅炤的好朋友，許荏苒的哥哥，安琪姊應該也認識。」

還好，兩個人的交友圈基本上互通，這麼一說才更有說服力。

「然後？」

「他喜歡一個女孩，聽說那個女孩喜歡這個畫扇，想拍下來送給她，誰知道他暈頭暈腦的拍錯了，那個女孩喜歡的根本就不是這個畫扇，是另外一個。」

她不是故意要把責任都推到許崢嶸身上，可她總不能說傅炤為了討他表妹歡心去拍了畫扇，突然手頭緊所以不要了，喬安琪若是知道，只怕這輩子傅炤也追不到她，連顧老先生都會對傅炤有看法，所以只好讓許崢嶸背黑鍋，好在許崢嶸和顧珣不認識。

顧珣似乎相信了她的話，「的確是糊塗。」

「他本身並沒有收藏的愛好，現在又發現買錯了，所以就拜託我將畫扇轉讓給你。」

「我考慮一下。」

琥珀有一種不妙的感覺，他不會也如傅炤般突然又不要了吧？

顧珣低眉沉默不語的樣子，可稱溫潤如玉，雅雋如竹，可是那隻袖子……她難受得不行，想看他的手，卻不想看那不對稱的袖子，心裡著實煎熬。

桌上的香檳玫瑰開得正好，花瓣舒展，香氣盡數綻放，可是依舊擋不住顧珣身上的氣息。那種萬千人中獨一無二、讓她沉迷瘋狂的味道，一點一點夾雜在花香中侵蝕過來，她開始覺得心跳加快，呼吸不暢，極度口渴。

桌上的一杯茶水被她咕嚕嚕的一口氣喝完，還是不解渴，血液沸騰的感覺越發強烈，她需要去冷靜一下。

「我去一下洗手間。」

她匆匆離座，在洗手間裡先認真的洗了手，從指尖到指縫到手背到手腕，順序不可打破，洗完之後，她望了一眼鏡中的自己，赫然發現臉頰潮紅，雙眸晶亮，塗了口紅的嘴唇嬌豔欲滴，分明是一副陷入熱戀的表情，她嚇了一跳，急忙潑了兩把冷水在臉上，可是這麼一來倒像是海棠沐了細雨，頰上緋色益發嬌嫩。

完了，這是要犯病了，她又開始對顧珣的味道產生感覺了，而且似乎比去年還要強烈！

走出洗手間，琥珀站在走廊上吹了會兒風，讓自己冷靜一下，可惜沒什麼效果。她逼自己回到桌前，她的杯子裡已經添了茶水，她端著杯子又喝，似乎這樣才可以將那蠢蠢欲動的飢渴感覺壓抑幾分。

此時，服務生開始上菜，很快的她點的六道菜全都上齊了。

可是琥珀的眼神有點不對，桌上的餐具，除了筷子，碗碟杯盤湯勺都是白色的，兩套一模一樣，各自擺放在她和顧珣面前，六道菜中五個盤子都是白色的、圓形，大小如一，但是中間夾著一個綠黃相間的花盤子是怎麼回事？而且這個盤子居然是方形的！

這種搭配殺傷力巨大，偏偏這個格格不入的盤子剛剛好就放在她的面前。

琥珀忍不住小聲嘀咕，「為什麼這個盤子不是白的？」

色彩和形狀都不對，這樣真的好嗎？

服務生馬上彎著腰，和藹可親的解釋，「小姐，我們都是根據菜餚來擺盤的，不僅講究料理的色香味，還講究每道料理和餐具的搭配。您看，這道菜本身顏色很素，味道清淡，如果配白盤子就顯得素淡，無法引起食慾，放在顏色鮮麗的盤子裡就顯得比較誘人。」

琥珀才不管什麼搭配不搭配，真的好想請對方換一個盤子，可是這句話在舌頭打了個好幾個滾兒，最終還是被她嚥了回去。在愛人面前任性是可愛，在普通人面前任性就是沒事找事，顧珣已經不是她的男朋友，她還是不要討人厭得好，所以她向服務生說了聲「謝謝」。

服務生見兩人沒有別的需要，便先離開了。

琥珀抬頭對顧珣笑了笑，「畫扇的事你考慮得怎麼樣了？」

「先吃飯吧。」

她心裡飆淚，能不能給個痛快？

這頓飯吃得沒滋沒味，心裡惦記著畫扇的事不說，每次夾菜，她都要被那個花盤子刺傷一眼，還有顧珣那一高一低的袖子，每看一眼都是一種折磨。

顧珣用餐巾拭了拭唇角，說道：「我考慮好了，那個畫扇還是不要了，很抱歉。」

琥珀懸了一晚上的心啪噠掉下來摔成稀巴爛，表情有些愕然。

她的第一個反應是，傅炤怎麼辦？他最近很缺現金。

「你幫個忙，可以嗎？」琥珀眼巴巴望著他。

顧珣搖了搖頭。

琥珀不死心，又問道：「真的不要嗎？」情急之下，她真恨不得伸手去搖一搖他的手臂，順便把他的兩隻袖子捲得整齊對稱。

「真的很抱歉。」頓了頓，他又補充道：「如果是去年，我就幫妳了。」

言下之意，去年她還是他的女朋友，幫女朋友那是天經地義，可是今年……對不起，已是路人。

琥珀的心一片寒涼，連勉強微笑都做不到，悶悶的說：「我去買單。」

顧珣攔住她，「妳去洗手間的時候我已經結過了。」

就算不再是戀人，也依舊是很紳士周到的男人，她的心忽然又感覺到幾分暖意，「今天說好了我請客的。」朱頂以貴出名，這頓飯也不是小數目呢。

他淡淡一笑，「沒有幫上妳的忙，怎麼好意思讓妳破費。」

琥珀還是覺得過意不去，說道：「那還是各付各的吧。」

顧珣本來面色和煦，一聽到她這麼說，忽地笑容一斂，冷冷說：「五百二十，妳直接轉給我吧。」

她不由得感慨道：「現在有行動支付真方便，以前你還我一百塊錢，還開車跑了這麼遠。」

聞言，他的臉色更難看。

琥珀低著頭滑手機，也沒瞧見他的臉色，疑惑的喃喃自語，「怎麼這麼少？我記得飯錢不止一千零四十啊。」因為是她點的菜，價錢大致記得。

顧珣冷哼道：「妳吃得少。」

她這才後知後覺的發現他在生氣，莫名其妙的看了他一眼，低頭繼續輸入數字。嗯？520？！

聽到五百二十這個數字時，她並無任何異樣的感覺，但是看到 520 這幾個阿拉伯數字，她忽然有一種異樣的感覺。這個數字不是……那個意思嗎？

她的心咚咚的狂跳著，她偷偷看向他，只瞧見一個俊美清傲的側臉。

莫非是她自己多想了？可是既然不是分攤，沒道理偏偏是 520 啊，為何不是 510、530、620，偏偏是 520？

兩人一前一後走出餐廳，顧珣一路無話，眉眼淡漠。

琥珀跟在他身邊，飄飄忽忽，心裡不停琢磨，如鯁在喉，卻又問不得。

走進電梯，顧珣突然說道：「我送妳回去。」

「謝謝，我自己坐車回去就好了。」

「太晚了，我送妳。」他的口氣不容置疑。

電梯停在一樓，顧珣按住開門的按鈕，讓她先出去，「妳在大門口等我，我去把車開過來。」

琥珀聽見這句話，芳心再次怦然一跳，她只隨口提過一次，他竟然還記得她不喜歡地下停車場的味道？！她暈乎乎的走到大門口，站在馬路邊，心情亂得快要打結。

突地，手機鈴聲響起，把她嚇了一跳，她拿出來一看，是傅炤打的，她很抱歉的告訴他，顧珣和他一樣，也突然不要這把畫扇了，不久前還搶得恨不得打架，才沒多久又都不要了，男人的心思也滿難猜的。

傅炤急了，聲調馬上上揚，「他為什麼不要？」

「我怎麼知道。」

「他怎麼沒看在妳的面子上答應？」

琥珀吸了口氣，反問：「你覺得我在他面前還有面子嗎？」

「也是。」傅炤不放棄掙扎，「妳再試試吧，他念在舊情的分上肯定會幫妳的。」

「他說去年會幫，今年不行。」

傅紹馬上說：「那妳今年再去追他嘛，反正我交代的事妳一定要辦成就對了。」

他不給她回話的機會，立即把電話掛了。

琥珀又吸了口氣，她還有臉再來一次嗎？

顧珣把車子從地下停車場開了出來，停到她面前，她打開副駕駛座的車門坐上車。

夜晚路上人車皆少，馬路兩邊的燈是白玉蘭形狀，一朵一朵的開過去，一直開進遠處的夜色裡。

顧珣坐在她身邊，時光彷彿回到了一年前，他和她第一次約會從朱頂離開，也是這一條路。昔日重現，一切如舊，好像這一年分開的時光被抹去，兩人還是戀人的關係，她莫名想起「陌上花開緩緩歸」的詩句，心突然變得溫暖又溫馨。

可惜這個美好的感覺只維持了短短五分鐘，就被一個不美好的感覺給碾壓了。她竟然想上廁所！剛才在朱頂因為不斷壓抑自己的飢渴，她喝了太多水。

從市區開往珍珠湖的路上一定有地方可以讓她上廁所，可是問題是，她身邊坐著顧珣！

難道要她告訴顧珣，我要上廁所，麻煩你幫我在路邊找個公廁？這個念頭一起，就馬上被她消滅了，這堅決不行。

在傅紹面前，她可以直接說我要去上廁所；在許崢嶸面前，稍微委婉的說，我想去一下洗手間；可是在顧珣面前，她只想美美的不食人間煙火，上什麼廁所啊！

她打算忍著，可是忍了五分鐘便有點受不了。

珍珠湖偏偏在市郊，從這裡回到民宿要半個小時，她肯定堅持不了那麼久。

忽地，她靈機一動，想到前面不遠處有個比較大的月季公園，裡面種著各種月季花，她也算是個攝影愛好者，春末夏初的時候曾經專門去拍過那裡的月季花，記得那兒有公廁。

她偏過頭對顧珣說：「我剛才吃得有點撐，前面有個小公園，我想去散散步。」

她已經決定了，如果他拒絕，她就讓他先走，她「散步」完了會自己坐計程車回去。

顧珣沒有拒絕，往前開了一段，把車子停在入口附近。

琥珀記得洗手間就在靠近圍牆的地方，穿過一片小竹林就到了，於是進了公園，她就朝著小竹林的方向走去。

這裡和熱鬧的市區有點距離，加上又是晚上，比較安靜，沒有廣場舞，花圃間的小路只有幾名來散步的中老年人。

花園裡種滿各種月季花，香氣濃郁，然而即便如此，身邊的顧珣依舊散發著讓她曾經沉醉迷戀的味道，如果不是急著上廁所，這般花前月下和他漫步的感覺真的很美妙，突然內急簡直是戀愛中最煞風景的事。

走到竹林邊上，顧珣攔住她，「別進去了，有蚊子。」

琥珀聽見這句話，心裡又是一動，時隔一年，他還記得她的點點滴滴，不過此刻就算有蚊子七星八卦陣，她也得闖一闖了。

「沒關係。」琥珀走進竹林沒幾步，就看見了洗手間，悄悄鬆口氣。「我去一下洗手間。」說完，她便邁上臺階，忽然一個黑影從上面竄下來，速度極快，她一點防備都沒有，被嚇得驚叫一聲，第一反應就是掉頭往回跑。

顧珣正站在她身後，她一頭撲上去，他猝不及防，心口被她腦門猛地一磕，撞得隱隱作痛，緊接著兩隻爪子巴上他的胸膛，緊緊揪住他的衣襟。

他的身子瞬間一僵，她的指尖彷彿傳來一股強大電流，電到了他的心，讓他的心一陣發麻。

琥珀是突然被嚇到了反應才會這麼激烈，等她緩口氣回過神，赫然發現自己的雙手正緊緊揪著他的衣服，窘得馬上放手，速度快得也跟觸電差不多。

「是隻貓。」顧珣的聲音有些沙啞。

她尷尬得要死，真想解釋她不是故意裝柔弱裝膽小而投懷送抱，她一向不是個膽小如鼠的女生，只是那隻貓突然竄出來，才會害她嚇一跳。

顧珣拿出手機，點開手電筒，照著洗手間門前的臺階，「妳去吧。」

琥珀迫不及待，快步上前行進洗手間。

出來的時候，顧珣的手電筒依舊照著她腳下的路，她再次覺得和他分手簡直是腦袋有洞，這麼貼心的男朋友，怎麼就糊裡糊塗把他給甩了呢？

走出竹林，顧珣問道：「還散步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反正她絕不能讓他看出來她是專門來上廁所的，順勢散散步也不錯，順便再提一下畫扇的事，傅炤交代的任務還沒完成，真是愁人。

花草茂盛的地方蚊子也多。

今天出門琥珀穿的是長到腳踝處的裙子，可是腳背露在了外面，蚊子也是刁鑽無比，竟然連這種沒肉的地方都不放過，走著走著她就覺得腳背癢得受不了，她又堅持了半圈，實在忍不住了，跺著腳說：「我們回去吧。」

坐到車上，她低頭一看，腳背上密密麻麻的鼓起七、八個大紅包，慘不忍睹。顧珣在，她不好意思撓，怕失禮不文雅，正痛苦不堪的時候，忽然從左手邊遞過來一樣東西。

琥珀側臉一看，竟然是一條丹皮酚，她又高興又激動，連忙接過來救急。

當她把藥膏抹在被蚊子咬的地方，總算稍微止癢了。

她把藥膏還給他，他隨手放在車門的置物空間，發動了引擎。

琥珀偷偷看過去，他專注的望著前方的路況，暗暗的光影中，看不出他的表情有任何波動。

沒想到時隔一年，他的車上竟然還備著這款藥膏，如果說 520 還不能代表什麼，那藥膏呢？難道是專門替她準備的？此念一起，她的心湖如同被攪亂的一湖春水。

「你的車上怎麼有這個？」這是因為有過黑歷史，要不然她肯定會直接問他是不是替她準備的。

顧珣目不斜視，「車裡會有蚊子，備用。」

琥珀不死心，繼續追問：「那為什麼是丹皮酚？」

她也覺得自己的體質很奇怪，被蚊子咬就只有擦這種藥有用。

他快速轉頭看她一眼，「這種藥膏很有用。」

琥珀默默閉上嘴，她可是有過渣歷史的人，還是不要自作多情好了。

車子繼續在夜色中行駛，顧珣的手機響了，他看了一眼來電顯示，便將車子靠邊停，對她說道：「抱歉，我先接個電話。」

「沒關係，你接吧。」

他一接聽，便道：「妳好，董琪。」

原來是董琪，琥珀托著臉望著窗外，心裡有點怪怪的，不，酸酸的，因為她想起他臉書上的那個 OK。

電話內容倒是很純潔，沒有涉及感情，圍繞著一款新開發的虛擬實境遊戲，琥珀從來不玩遊戲，聽到那些專業術語和遊戲名詞都很陌生，她記得董琪是在一家遊戲公司擔任經理之類的職務，而且還是個畫手，所以她和顧珣算得上是志趣相投，有不少共通的話題。

十幾分鐘後，電話終於打完了，顧珣說了句抱歉。

琥珀笑了笑，「沒關係，反正我也不急。」頓了一下，她又忍不住問道：「那天我遇到你和她一起吃飯，也是談工作嗎？」

她不好意思說自己已經知道他的另一個臉書帳號，因此得知他去相親。

「那次啊……」顧珣輕笑一聲，也不隱瞞，「是去相親。」

琥珀望著他的輕笑，心裡直發酸，看他的表情，應該是很滿意嘍？

「哦，那你們相成了嗎？」

「我還在考慮。」

「你們門當戶對志趣相投，我覺得還滿合適的。」她口是心非的說出這些話，心痛如絞。

顧珣臉色微沉，「有了上次的教訓，這一次我會比較慎重。」

琥珀當下就窘了，「上次的事很抱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傷害你，對不起。」

他沒有反應。

她對自己造成他心裡的陰影感到十分羞慚，「你能原諒我嗎？」

顧珣終於有了反應，扭頭瞥她一眼，說了三個字，「不原諒。」

聞言，琥珀羞慚到根本沒有勇氣再提畫扇的事。

傅炤還提什麼再追第二次，根本就是餽主意。去年她那樣傷害人家，如今他能像現在這樣和她做個普通朋友已經是法外開恩，還想什麼舊日情誼。

把她載回民宿後，顧珣沒有多說什麼，隨即駕車離去。

琥珀目送著他的車遠去，悵然若失。

去年夏天約會的時候，是他不想結束，今年換成她體會這種意猶未盡、戀戀不捨的滋味。果然是舉頭有青天，風水輪流轉。

她心情低落的走進民宿，陸玄正坐在鞦韆上，看到她忽然問道：「妳的項鍊呢？」

琥珀下意識的抬手一摸，脖子光禿禿的，她的琥珀項鍊不見了！今晚她只去過朱頂、月季公園，還有就是顧珣的車。

她馬上打去朱頂，詢問服務生有沒有撿到項鍊，對方回覆沒有，她立刻又打給顧珣。

顧珣說：「我在車上找找，等會兒打給妳。」

琥珀連忙道謝，握著手機心急如焚的等，過了一會兒，顧珣回電，說車上沒有。不在車上，那大概就是掉在月季公園了，一大早就會有人去晨練，她必須現在就去找，要不然可能就找不到了，她正要掛電話，就聽到顧珣問道—

「妳要去月季公園找？」

她沒想到他居然會猜到，「嗯」了一聲。她曾經對他說過，這塊琥珀對她意義重大。

「太晚了，我去吧。」

琥珀連忙說道：「不用麻煩，我自己去找就好了。」

「妳等我消息吧。」顧珣不由分說掛了電話。

她拿著手機發愣。他這是關心她的意思吧？擔心她的安危，不肯讓她這麼晚了還過去，可是轉念一想，如果是別的女生，他大概也會這麼做，他一向都很熱忱紳士，比如去年，她的項鍊弄丟了，也是他幫她找回來的，那時她還不是他的女朋友，頂多只能算是普通朋友而已。

那時是初夏，喬安琪和顧曉珺約她和傅炤去煙雲山看流星雨，她活到第二個本命年了還沒喜歡過異性，對這種情侶之間最愛做的浪漫事完全不感興趣，再加上她怕蚊子咬，壓根就不想去，可是傅炤死皮賴臉非要拉著她去，為了給傅炤和喬安琪創造機會，她只好捨命陪君子。

只是沒想到，和喬安琪同去的還有顧珣。

一路上風景如畫，傅炤和顧珣各開了一輛車，一前一後繞著盤山公路直開到山頂。

顧珣開了一輛很大的越野車，琥珀一開始很不解，不過是來山上看個星星而已，可是當她看到顧曉珺從後車廂裡搬出帳篷、折疊椅、烤肉架，還有一個很專業的望遠鏡的時候，她終於知道顧珣為什麼要開這麼大的車了。

顧珣和傅炤一起搭帳篷，琥珀對此一竅不通，顧曉珺和喬安琪也是什麼都不會，琥珀暗暗的想，喬安琪肯叫傅炤來，估計也就是找個搬運工和保鏢的意思吧，哈哈哈哈哈！

喬安琪和顧曉珺仰著頭興致勃勃看流星從頭頂飛過，琥珀抱膝而坐，心裡想起看過的一則新聞，說是流星極有可能是太空人的便便，唉，少女們啊。

因為怕蚊子，他們在周遭點了蚊香，薰得她直打噴嚏，顧珣走到她身邊，遞給她一件外套，她笑著道謝，「我不冷，是蚊香的味道薰的。」

顧珣回以微笑，並沒有離開，單手一撐，坐在她身旁。

夜風吹起他的頭髮，琥珀扭頭看了他一眼，剛好他也正望著她，夜色中看不清楚他的表情，不可能看見他的眼神，但她卻有一種被他凝睇的感覺，心怦然一跳。雖然她認識顧珣很久了，卻也不算很熟稔的朋友，基本上保持一年見上幾面的節奏。大三時她開了一家奶茶店，顧珣開車路過，會去照顧她的生意，碰到她在店

裡的時候，也會聊上幾句，這才漸漸熟悉，再後來她出了車禍他輸血給她，她對他特別感激，等他再去奶茶店時，她就堅決不收費，導致他後來都不去了……空中流星飛過，身後顧曉珺歡欣跳躍，拉著喬安琪許願，傅炤一個大男人居然也跟著湊熱鬧，縱然是 S 大才子，一見到心愛的女人智商也是馬上降為零，琥珀忍不住噗哧一笑，一轉頭就發現顧珣也在笑，那一瞬間，她忽然想到心有靈犀這個詞。

當晚，幾個人露宿山上，隔天一早琥珀被傅炤叫醒看日出，一向最不愛早起的她，哈欠連天的被傅炤拽到距離營地不遠的一塊岩石上，一邊流著眼淚一邊看著日出。

看完日出，大家收拾東西下山。

回程時，琥珀被傅炤趕到顧珣的越野車上，好藉機讓喬安琪坐他的車，她對此也是無語，可惜傅炤的一番小心思卻被顧曉珺給破壞了，顧曉珺也跟著喬安琪坐了他的車，於是她就成了和顧珣單獨坐一輛。

傅炤的車子先行一步，琥珀剛坐上車就發現自己的項鍊不見了，急忙告訴顧珣。兩人下車在營地分頭找，她在帳篷附近的草地找，顧珣去了看日出的那塊岩石附近。

這條項鍊雖然不值錢，但是是父親給她的禮物，對她很重要，她彎著腰，心急的扒著草叢，就聽到顧珣喊著「找到了」。

琥珀又驚又喜，直起身看過去，顧珣朝著她揚了揚手，在他手裡的琥珀很奇異的呈現一種從未有過的紅潤晶亮之色，彷彿吸附了陽光，在他的指間熠熠生輝。

她的目光被這樣的畫面定住了，無法移開。

顧珣朝著她走來，山石後是初升的朝陽，他背光而行，衣衫被山風鼓起，清雋眉目如雕如畫。

她忽然間心門洞開，照進萬丈霞光，沉睡了二十四年的少女心突然在一刻滿血復活。

對很多人來說，並不清楚是在哪一刻愛上一個人，但對她而言卻是無比清晰，應該就是那一瞬間了。

這種遲到了十年的感覺真的很奇妙，是全新的體驗，讓她好奇又興奮。

等他們要離開時，傅炤的那臺車已經離開半個小時了。

顧珣開了一輛大越野車，座位比較高，琥珀坐上去頓時覺得自己陷進去了，側著身想要調整一下座椅。

「妳要調高一點？」

她「嗯」了一聲，本以為他會告訴她要怎麼調，沒想到他卻直接探過身來。

琥珀直覺反應把身子往椅子上貼，恨不得自己薄成一張紙，他的上半身幾乎要靠到她的腿上，胳膊繞過她的腰身，她心跳快得要蹦出胸口，然後她聞到一股特別好聞的味道，她忍不住深吸一口氣，原來是他身上的氣息。

忽然間她就被這股獨有的氣息迷醉，簡直如最濃烈的酒，讓她幾乎要醉暈過去。

「這樣可以嗎？」顧珣抬頭看向她。

琥珀望著近在咫尺的這張帥得無法無天的面孔，瞬間覺得全身血液要沸騰，幾乎抑制不住想要低頭吻他的衝動。

她眨了下眼睛，努力想讓自己清醒一點，忽然覺得鼻子一熱，然後顧珣的袖子出現一大滴血，又是一滴……很快的就糊成一團。

她立刻捂住鼻子往後仰頭，「快給我一張面紙。」

顧珣抽了一張面紙遞給她，伸手托住她的後腦，左手捏住她的鼻梁。「流鼻血了不要仰頭，捏住這裡一會兒就好。」

他扶著她讓她保持平視，手指捏著她的鼻梁，她的眼神不知道該往哪裡看，索性閉上眼睛。

腦海中像是播放了一部電影，從初識顧珣的那一刻開始回憶，恍然間她才發現自己竟然已經認識他那麼久了。如此優秀出眾的男人，她竟然無知無覺的放任他單身至今而沒有下手，簡直太暴殄天物了，她決定納為己有。

顧珣因為袖口沾到了血，推開車門去後車廂拿乾淨的襯衫要換，知道要露營，他多帶了襯衫備用，沒想到當真派上了用場。

琥珀對著後視鏡擦鼻子，顧珣站在車後解襯衫的釦子，這個角度竟然剛好被她看見，她本著非禮勿視的原則，第一反應是趕緊移開視線，但馬上又移了回去，眼也不眨的盯著鏡子。他竟然從第三顆釦子開始解，然後往上第二顆，接著又往下第四顆、第五顆……

這種忽上忽下的順序是怎麼回事？解釦子要從上到下才對嘛，從下到上勉強也可以接受，可是這樣忽上忽下的實在不能忍啊！